

第一三〇届芥川奖获奖作品

史上最年轻文艺奖、芥川奖得主

比可怜或侮辱更粗暴的某种冲动……

欠踹的背影

[日] 绵矢莉莎 著　　涂愫芸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欠踹的背影

[日]绵矢莉莎 著
涂愫芸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欠踹的背影/（日）绵矢莉莎著；涂愫芸译. —上海：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1.11
ISBN 978-7-5327-5524-0

Ⅰ.①欠… Ⅱ.①绵…②涂… Ⅲ.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Ⅳ.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24929号

欠踹的背影
蹴りたい背中

[日]绵矢莉莎 著
涂愫芸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于 婧
装帧设计 颜 禾

图字：09-2011-054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网址：www.yiwen.com.cn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46,000
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524-0/I·3237
定价：20.00元

孤寂发出鸣叫声，犹如高亢清澈的铃声，刺痛了耳膜，让我的心纠结起来。于是，我用手指将讲义撕成长条状，撕得又细又长，用纸张刺耳的撕裂声，来掩盖孤独的声音，不让周遭听到这样的鸣叫声，却也更彰显了我的疲惫郁闷。你们兴奋喧闹地看着微生物（苦笑）——这是叶绿体？水蕴草？啊！——我可不想加入你们，因为大家都已经是高中生了。我用眼角余光看着你们，漫不经心地撕着我的讲义，只觉得烦闷。

黑色实验桌上，撕得像长寿面般细长的纸屑又向上堆高了一层。越堆越高的纸屑山，是我孤独的时间凝缩

成的。

等了很久还是轮不到我看显微镜，同班的女生们，在开心的嬉戏笑闹中，轮流看着显微镜。当她们走动或嬉闹时就会掀起漫天飞舞的微尘，在从窗户洒落的阳光中闪闪发亮，看起来好美。这种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想必显微镜也看得很清楚吧。显微镜的反射镜不断啪叽啪叽地将阳光弹回，灼伤了我的眼睛，我好想把黑色布帘全部拉起来，让理科教室一片黑暗。

“今天是做实验，所以，随便找位子坐，五个人一组。”老师轻轻松松的一句话，顿时让理科教室陷入不寻常的紧张中。没有一个人听到“随便找位子坐”，就真的随便找位子坐，大伙不是瞬间做缜密计算——五个好朋友凑在一起；就是不得不补足人数，寻找能相互对上眼的视线游移的同类，编组成一个集团。怎么样的视线会缠绕在一起，我用肚脐眼想都知道。现在是六月，进高中还不到两个月，恐怕只有我能将班上的交友关系做成相关图表，然而，我自己本身却不在这个图表中。连唯

一的依靠绢代都舍弃了我，害得我在老师问“有没有人落单”时，不得不悲惨地举起手来。早知道就用嘴巴响应了。眼睛四处张望，默默将手举高的我，看起来一定很像妖魔鬼怪吧？另一个剩余的人，也同样举起了卑微的手，显得好无辜。这一举手证实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在班上还没交到朋友的人，只有我，跟另外这个名叫蜷川的男生。

因为人数关系，不得不收容我跟蜷川的女生三人组，很理所当然地把剩下来的颤颤巍巍的木椅子推给了我俩。正确来说，应该是椅子很自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而不是她们特意分配的。多余的东西本来就该配给多余的人，这不是欺负，是很自然的一件事；因为就是那么登对、那么速配，没办法。椅子的靠背与脚部的黑色涂漆，已经斑斑驳驳，露出木头原色。橘色坐垫部分也被虫咬得千疮百孔，跟其他人坐的钢管椅比起来，简直老旧到没有资格再称为椅子。稍微动一下，椅子的四只脚就像咬碎马铃薯片般，发出啪啦啪啦的倾轧声。所以，我只能

悄悄地转动我的脖子，瞄着身旁坐在跟我同样椅子上的另一个剩余的人。

他避开老师的视线，看着膝盖上摊开来的杂志，打发时间。不，他没有在看，只是摆出那种姿势而已。因为他的表情黯然，没有特定焦点的虚幻眼神，从头到尾只落在同一页上。

每当班上同学开怀大笑，或老师要同组人合作画素描时，我们就一岁一岁地老去。所以，不得不靠看杂志或撕讲义来填满空闲的时间，使尽气力防止快速老化。

可是，他有点奇怪。我不知道到底哪里不对劲，总之，一直盯着他看，就像咬到味噌汤中沙子没吐干净的蛤蜊，瞬间蹿起一阵突兀感。搞不清楚原因，就是觉得奇怪，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？

啊，对了，是他看的杂志很奇怪。封面是挑起单边眉毛，往我这里直瞄的女模特的大照片，标题还是“casual①

① 英文，随意的、休闲的。

夏季小饰物GO!”——这不是女性杂志吗？他看的竟然是时髦的白领爱看的杂志，而且，居然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敞开来。

真是败给他了。

跟敢在课堂上一个人翻阅女性流行杂志的男生相比，我的“撕讲义”实在太小儿科了。撕着没有用的讲义的我，只是一台人体碎纸机。他究竟知不知道，班上同学看到他这种行为，会觉得他有多恶心啊？

我两手抓着椅子靠背，屁股紧紧黏在椅子上，像蜗牛一样，连人带椅靠近他，把杂志看个仔细，没错，果然是女生看的流行杂志。穿着无袖清凉夏服的模特们，各自摆出了艳丽的姿态。不知道有没有发现我就在旁边，他还是弓着背，动也不动地看着同一页，呈现灵魂出窍状态。

“那种书好看吗？”

蜷川抬起头来，那张脸令我惊愕。好长的刘海：如同整瓶酱油泼洒在头上般又厚又黑的过长刘海深处，隐

约可见充满警戒的发光眼睛。因为看不见眼睛而凸显出来的半开嘴巴，露出排列不整齐的尖锐牙齿。蜷川不发一语，背弓得更加厉害了，他耸起两肩，企图避开我，继续看他的杂志，仿佛我完全不存在。我都已经移动位子来到这里，却被他如此冷落，这让我进退两难。只好从他后面，漫不经心地瞄着他看的杂志。瞄着瞄着，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。

"啊……"

我见过这个人。初一时，我曾见过这个穿着紧身牛仔裤，舒服地伸着懒腰的杂志模特本人。在这个城市，能碰到模特这样的名人是很稀奇的事，所以，见到她后，我特别买了有她照片的杂志，指着她的笑容向班上同学炫耀。现在，我就像当时一样，用食指指着她的笑容。

"我在车站前的无印良品见过这个人。"

蜷川猛然转向了我。椅子的主人动起来，椅子的脚立刻发出碾碎百立滋饼干般清脆的声响。

"你看错人了吧?"

“不可能，她长得很像混血儿，我记得很清楚。”

她鼻子高挺，脸部线条如雕刻般深邃清晰，眼睛却是日本人特有的单眼皮，我绝对忘不了那张有个性的脸庞。

“我们市内不是有栋像西式建筑般的市政厅吗？她说她是来那个地方拍杂志照片的。”

蜷川深深叹了一口气，仿佛把灵魂都吐出了躯壳。随后，他一只手揪住前面的刘海，抱住了头。难道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？

“蜷川、长谷川，不要玩哦。”巡视各组的老师走过来了。

“考试时会出描绘微生物的题目，所以，要调节显微镜倍数，把细部都看清楚哦，还有，课本第二十三页的放大照也要仔细看。”

老师离开后，蜷川把瞬间塞入桌底下的杂志放入书包中。然后，拿出课本，打开第二十三页，开始在课文中猛划红线。一行、两行、三行，整页逐渐被染成了红

色。我真不知道第二十三页有这么多重点呢。

“满江红了啦。”我颇感震撼地喃喃说着，只见线条突然大幅歪斜，蜷川的手颤抖着，墨水从承受强烈压力的笔端渗出来，在课本上形成圆形红渍，逐渐扩散开来。红色墨渍怎么看都像鲜血，我想我最好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

我拿起椅子，箭也似的快步撤离，越想越气自己莫名其妙的同伴意识，还有行动怪异的蜷川。

回到自己座位时，堆积在桌上的纸屑山已经不见了，只有周遭地板上留下的斑斑白点。从窗户吹进来的风席卷了小山，把纸屑吹落了一地。我赶紧弯下腰来，可是，正要捡起时，夹带着理科教室水槽腥味的风，又从窗户灌进来，飕地把纸屑吹走了。为了捡拾四处窜逃的纸屑，我像青蛙般压低身子跳跃，跳掉了所有的疲惫郁闷，只觉得烦躁，做什么事都不顺心。

我把好不容易捡起来的纸屑通通堆放在桌子上，为了不再让风吹走，我赶紧趴了上去，像母鸟守护鸟巢般，

用手臂环抱着纸屑山，脸部被纸屑的边角搔得好痒。我将一侧耳朵贴在有药味的桌子上，闭上眼睛，霎时，从桌子传来描绘水蕴草的铅笔芯透过纸面与桌面碰撞的叩叩声，震颤着我的耳膜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显微镜嘎吱嘎吱移动的声音、说话声和开怀的笑声。但是，我有的只是纸屑与静寂。虽然使用同一张桌子，这里跟对面却有这么大的差别。然而我知道，对面的那一堆人虽然开怀大笑，但也有他们觉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。

下课铃声唤醒了我。张开眼睛时，一个白色东西遮住了视线，害得我看不见前方。原来，我在碎纸堆中沉沉睡着了，额头上还黏着讲义的碎纸屑。我眨了一下眼睛，被额头油脂吸住的纸条碰到睫毛后，无声无息地飘落下来。纸条掉下来后，我看到眼前有双眼睛——跟我一样把脸贴在桌上的蜷川，正用空洞的眼睛望着我。

那张脸微微显露出了死相，真的微微显露出了死相！

“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知道啦，你快点抄观察笔记，今天四点以前要交呢。”

“可是，我真的忘不了那张脸……所谓瞳孔放大，八成就是指那种状态，眼球黑到不行呢。”

“蜷川是日本人，眼球黑很正常啊。”

不是啦，我是说，他那双看似望着我却没看到我的眼睛，没有半点生气。假设人类是有生命电流流通的生物，活得越神采奕奕的人，眼睛就越灿烂明亮。这么说来，蜷川的眼睛就是彻底停电了。

“还有，蜷川邀我去他家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我也想问啊，他突然跑过来，让我今天放学后去他家。我抗拒不了他的眼睛就点头答应了，应该不会怎么样吧?”

“他说不定喜欢上你了喔。”绢代说得很轻松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

“连初中的朋友都抛弃我了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这

样的人?”

“你又突然说这种话了。”

绢代难堪地沉默下来。说是难堪，可她好像又很享受那种气氛，把嘴角扭曲成猫嘴般的形状。

“对不起嘛，我临阵倒戈。可是没办法啊，多你一个人，我们那一组就得有一个人去其他组了。”

她说“临阵倒戈”时的轻率语气，以及耸肩的动作，惹恼了我。绢代上高中后开始化妆，眼皮上的白色眼影涂得太浓，一眨眼就会变成小鸟般的白眼。初中时那头乌黑的秀发，也染成了不会被老师发现的褐色，就是大家口中的“畏畏缩缩染”。

“什么临阵倒戈嘛，说得好像你很伟大。起码要说‘慌乱中抛下了你，真对不起’。”

我用手指弹弄着她用橡皮筋绑起来，像麻雀小小尖尖的尾巴般的头发。

“……慌乱中抛下你，真对不起。”

“‘抛下你’的语气太清脆响亮，听了就生气。接下

来说‘在紧要关头背叛你，真对不起’。”

“要开始玩牌啦，绢代！”

我回过头，看到正在教室角落向绢代挥手的死党们。他们之中，最醒目的是有点横向发展，一头乌黑长发编得像艺术品那么复杂的高个儿女孩。听说是吹奏乐社团成员，看起来的确很有肺活量，我想再大的管乐器她大概都吹得起来吧。她旁边的女孩，当其他学生都换上短袖衬衫时，还一个人穿着长袖衬衫，是个梳着娃娃头的“不可思议派”。另外两个男生躲在她们背后看着我们，一个是加入了棒球社，说起话来像小男生般搞笑、轻浮，视线却老胆怯地四处飘浮的瘦弱男生；一个是动不动就大声嚷嚷，耍流氓的男生。他们的体型、脸部气质参差不齐，就像一束绑到一起的各类杂草。绢代用娇滴滴的声音回答说：“马上来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生物课时我没理你，可是现在可以让你加入我们。你快点写完观察笔记，跟我们一起玩牌吧。”

“跟那些人一起玩？”我发出轻蔑的笑声。

“别再闹别扭啦。”

“我才没闹别扭呢，完全没有。”

绢代不理睬我，很满足地看着自己的小团体。

“我一直很向往男女混合的小团体呢。”

“的确是男女混合，只是看不出哪个是女生，哪个是男生。”

我快速画出了他们的肖像画，而不是水蕴草的细胞。一个人都花不到五分钟，可是特征把握得极为清楚。画完后，我有点可怜他们，因为实在太惟妙惟肖了。我拿给绢代看，她默默笑着，把纸翻过来静静地放在桌上。她觉得好笑时，总会毫不隐讳地笑出来，我很喜欢她这一点。

“绢代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“一个人说话，不管说什么都会变成自言自语吧？这种事不用说也知道，只是，难免有种凄凉的感觉。”

“我知道、我知道，光想象就很难忍受。所以，你跟

我一起加入他们的团体就行啦，走嘛，去玩牌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两人玩。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

绢代摇晃着头上的马尾巴，走向围着桌子又吵又闹的杂草丛。她为什么这么急着冲淡自己呢？浸泡在同样的液体中，完全放松自己，彻底与他人融合，是那么舒服的事吗？

我讨厌当剩余的人，但更讨厌小团体，因为从成立的瞬间开始，它就得靠不断做表面功夫来维系关系，太没有意义了。初中时，每当我们说到无话可说，视线便开始游移，为了紧紧抓住无聊话题，我们想尽办法炒热气氛，发出夸张的爆笑声，我觉得两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漫无止境。可能是因为我也参与其中，所以一眼就能看穿勉强挤出笑容的人。这种人通常会笑得很大声，却把眉头深锁，痛苦地眯起眼睛，而且嘴巴一定会张大到清楚地暴露出牙龈。把五官分开来看，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并没有在笑。绢代其实是那种觉得好笑才会笑

的人，可是一加入群体，就会露出那样的笑容。我实在不了解，上了高中绢代为何还要那么做。

傍晚，社团活动结束后，蜷川在校门前等我。我只打了声招呼说“你好”，就跟在沉默不语的他后面，走在方向与我家相反、从来没走过的小径上。走在前面的蜷川，影子黑黑地拉长开来，头部正好被我踩在脚下。每踩一下他的影子，就觉得塞满课本的书包越来越重。

蜷川家跟周遭林立的新式洋房不一样，是老旧的平房。打开铁门，一条石子路延伸到玄关，然后是小小的拉门。蜷川一推，门就发出细长高亢的倾轧声。门牌上的“蜷”，是我不认识的虫字旁汉字，看上去深奥难懂，不禁让我联想到蜗牛。

进去之前，我先说了声“打搅了”，可是微暗的屋内没有任何回应。

“我父母现在都在工作。”

他脱了鞋，默默走进屋内。他家是旧式房子，天花板不高，整体上小而雅致。玄关正前方的格子拉门紧闭

着，蜷川打开旁边的毛玻璃隔扇。后面是微暗细长的木板走廊，寒气透过袜子沁入脚背。这栋房子让人忘了现在已经进入初夏。走廊尽头有扇拉门，外面是光线非常不好的狭窄庭院，石阶上摆着三双拖鞋。蜷川什么都没说，套上拖鞋就往庭院走去。我也跟着套上拖鞋，走进庭院。那里有盆栽、旧杂志、旧式小型洗衣机和晒衣竿等，形同没有屋顶的仓库。脚下杂草丛生，蚊子成群。

“干吗来这种地方？”

“因为要从这里去我房间。”

蜷川走到庭院尽头，打开厨房门般的小门；那扇门已经完全融入褐色墙壁中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打开门，就是突如其来的向上延伸的阶梯。布满荒草的庭院，突然延伸而出的阶梯，这景象太过怪异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

“我家本来是平房，后来才盖了二楼，所以必须先穿过庭院，再从楼梯走到二楼。”

蜷川把手伸向粗糙的墙面，打开电灯，霎时，狭窄

陡峭的楼梯隐隐约约浮现出来。

“虽说改建过，可这个二楼也是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存在的旧建筑了。”

楼梯的确有些历史了，用坚固的浅黑木搭建而成，很像老旧校舍的楼梯。我们每踩一个台阶，楼梯上的橙色灯泡就会像线香的火花般微微晃动。

走到楼梯尽头，打开正前方泛黄的格子拉门，里面是一间榻榻米房间。像骰子一样的正方形，尽管有扇大落地窗，还是有点阴暗。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房间角落的书桌，跟我刚入小学时，与书包同时买的桌子一样，正面有可以张贴卡通海报的地方。只有那张桌子看起来特别稚嫩，与其他泛黄的棉被壁橱、旧式小型冰箱、摆放木娃娃及装在玻璃箱内的日本娃娃的涂漆矮柜，全然不搭调。反过来说，只有这张书桌还算正常，其他家具都太老旧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男生房间，没想到他们生活在如此简陋的地方；不过，也可能只有这里比较特别吧。

"你喜欢日本娃娃、木娃娃之类的东西吗?"

"不，那些娃娃以前就在那里，所以就那样摆着了。好像是已经去世的奶奶的遗物，一直舍不得丢。"

遗物……我赶紧缩回正要触摸木娃娃的手。

可是，唯一看起来正常的书桌，靠近一看也很怪异。牙刷、牙膏、自动铅笔、美工刀，全都插在一个笔筒中。桌子的架子上，不只放着文具用品，还排列着七味辣椒粉小瓶子、调味酱等，教科书边的塑料整理箱中有装着叉子、汤匙、筷子的尼龙袋，放在桌上的《广辞苑》上，还摆着吃剩的意大利面，上面撒的不是奶酪粉，而是房间逐渐堆积的灰尘，椅背上还晾着浴巾。他一整天的生活，仿佛都集中在这张书桌上。

"你都在这里吃饭?"

"嗯，比较自在。"

我可以清楚想象，他坐在坚硬的木椅子上，弓着背面向台灯吃饭的模样。

蜷川缓缓把手伸向半空中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我还以

为他要开始表演通灵了，霎时冒出冷气机启动时的低沉机械声，我才知道刚才那个动作是为了打开冷气开关。冷气带点柴鱼腥味般的味道，不是很柔和地直泻而下。

“我可以换衣服吗？通常，我一回到家就会立刻换上便服，在家里穿着制服总觉得很别扭。”

不等我回答，他已经开始脱起上衣来，我只好盯着窗外看，等他换好衣服。干吗啊？他到底找我来做什么？我不禁开始害怕起来。他拜托我来，我就傻乎乎地跟着他来了，现在才知道害怕。这里纯粹是一个人使用的房间，所以，只有房间主人一人份的空气，令我觉得呼吸困难。

当我再拉回视线时，蜷川已经换上墨绿底细黑格子、像棋盘图案的陈旧衬衫，以及裤管已经磨得发白的紧身细长牛仔裤。我的视线不禁移向他瘦骨嶙峋的脚跟手肘，它们比我大且构造复杂。“他说不定喜欢上你了哦”，我想起绢代对我说的话。会在课堂上看女性流行杂志看得出神的他，是个完全令人猜不透的男孩。蜷川从桌子最

下面的抽屉拿出两个杯子，再从冰箱拿出水壶，将茶倒入杯中递给了我。又从桌子最下面的抽屉，拿出那种很可能是年节时收到的昂贵点心盒，打开盖子，给了我一颗蛋形的西式点心。

与越来越安分拘谨的我相反，他仿佛在自己的水槽中恢复了原来姿态，显得轻松自在。

“我贸然邀你，你还愿意来，真的很谢谢你。”

他缓缓说着，慢慢地靠近我。

“呃！”

口水从他嘴巴喷出，我条件反射地闭上了眼睛。他说了声对不起，慌忙用大拇指拭去我眼下的唾液。耳边微微响起汗毛沙沙的摩擦声，手指温热的触感遗留在肌肤上。他霍地绕到我背后——来了，说不定他会解开我的胸罩。就在我握紧手中的点心，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腋下时，眼前赫然出现了纸张跟圆珠笔。

“对不起，可不可以……请你画在这里？”

“画？画什么？”

“你见到 Oli 那地方的地图。”

“Oli 是谁?”

“我看的那本杂志上的时尚模特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原来那个人叫 Oli 啊，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兴趣，为什么会在这种时候提到她呢？

“生物课时我没告诉你吗？我是在车站前的无印良品见到了她。”

这个城市只有一家无印良品，而且，杂货店也仅此一家，店铺既醒目又硕大，是住在这一带的人绝对知道的场所，根本没必要画什么地图。

“嗯，你说了。所以，我希望你画地图让我知道，你在那家店的几楼、什么卖场的哪个地方见到了她。”

“好，我画给你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拜托你这么麻烦的事。”

要我画，我就画啊——如果这是他找我来他家的目的。我会画，可是，我想知道他为什么想知道这种事。

“怎么，那个模特总不会是你失踪的姐姐吧?”

“怎么可能，才不是呢。”

虽然没问出所以然，我还是抱膝而坐，在膝盖上画起了地图，蜷川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盯着我的画。他那越来越接近地图的鼻尖造成阻碍，让我无法集中精神画地图。我扭动身子，转过去背向他。结果，不偏不倚，正好面向了我站着巡视这房间时，没能发现的异样物体。

书桌底下有个很大的塑料箱子，是那种夏天时会用来装冬天衣服，塞在壁橱里的有大盖子的塑料箱子。箱子本身并不奇怪，奇怪的是放置场所。箱子太大，把坐在椅子上时用来晃脚的桌下空间，几乎完全占据了。这样子，坐在椅子上时，脚要摆在哪里呢？恐怕只能跪坐在椅子上了。

“桌底下放那么大的箱子，会挡到脚吧?”

“不会啊……这样坐就行了。”

他在椅子上抱膝而坐；那种缩成一小团的模样，让我觉得难为情，撇开了视线。怎么会是我觉得难为情呢，

他都已经是青春期的高中男生了，摆出那种姿态，应该是他会觉得难为情吧。

蜷川从椅子下来后，我暂时停下画画的手，稍微拉了一下桌底下的箱子。结果，箱子底下的轮子就沿着榻榻米的边线，顺畅地滑到了我面前。透明可见的内部，的确是装着衣服，可是，怎么看都像是女生的衣服。衣服紧靠着箱子内侧，以便随时欣赏。我不由得打开盖子两侧黑得发亮的金属扣，一股柔和甜美的味道，随即像烟雾般从箱子里蹿了出来。堆得连毫厘空隙都没有的书籍，正是他在理科教室看的女性流行杂志，四月号、五月号、六月号一个月都不缺。紧贴着箱子的最外面一期，以那个叫 Oli 的模特照片为封面。除了杂志之外，还有蜷川绝对不可能穿的印有大红牡丹花的艳丽洋装，以及戒指等饰物。箱子里面艳丽缤纷，却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。我把东西塞好，赶紧盖上了盖子。

“里面的杂志全都是有关于 Oli 的报道，是很久以前出版的旧杂志，我从网上的商店买齐了。其他的衣服、

饰品，是回馈读者的抽奖奖品或广播节目的赠品。我还有 Oli 签名的手帕呢。Oli 已经出道很久，活动领域也很广泛，所以，要这么大的箱子才装得下。”

已经经历变声期的男生，开口闭口都是 Oli，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

“你为什么做这种事？收集这么多……”

“因为我是 fan。”

“Fan……”

我发出很白痴的声音，反刍这句话。Fan——多么顺口的字眼，就像一个刚刚上市的清凉饮料名称。莫非，要我画这地图，就因为他是 fan？

“我是 Oli 的粉丝，我喜欢她喜欢得要死。”他说得很认真。

粉丝这种说法，不适合他，让人很难理解，那种轻快的语调，跟蜷川对 Oli 的痴狂入迷，根本无法联想在一起。

他看着我画的地图，显得很疑惑。

“看不太懂呢，那家店有这么复杂吗?”

他说得没错，可能是注意力涣散的关系，地图不但画得像迷宫，纸张也被手汗搞得跟蚯蚓文字似的脏兮兮的，连我自己都无法解读了。

“没那么复杂啦，是我画不出平面图。对不起，帮不上忙。”

“帮不上忙”的部分，声音高亢尖锐。

“也不是全然帮不上忙，我会照着这张地图去看看。”

蜷川赶紧安抚我，用很爱怜的眼神望着我。

“现在，我正跟见过 Oli 本人的人在一起呢……”

心情顿时阴霾笼罩。原来对蜷川而言，我这个女孩只有见过 Oli 的价值。绢代还说什么“他说不定喜欢上你了”，根本就是想太多了。

“地图已经画了，可以了吧？我要回去了。”

“啊，告诉我 Oli 是怎么样的人？说像哪个人就行了，告诉我吧。”

我想，起码要先吃了他的点心，于是，我剥着包装

纸，百般不情愿地挖掘古老的记忆。对了，是她先跟我说话的。虽然不是绝对不可能，但是，她不是我这种人可以随便搭讪的人。想到昂首阔步、没穿袜子、拖着双大布鞋的 Oli，就觉得很郁闷，因为会同时想起当时的自己。

“……就像宠物罐头广告的……”

“广告里的演员，我哪想得起来呢。”

“不，不是人，那种广告不是都有以慢动作在草原上奔跑的大狗吗？像狐狸狗或黄金猎犬。”

“狗?”

“嗯，她就像那种狗。”

很适合草原，褐色的毛在风中轻柔地飞扬飘拂，眼神和善温驯，一看就知道是花了主人不少钱的“都市犬”。

蜷川从箱子里拿出以前的流行杂志，翻开某一页给我看。

“长谷川，你看到的绝对是 Oli 本人。Oli 不是来市政厅拍过照吗？你看这张照片，的确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市

政厅，右边还清楚写着拍摄地点。”

他说得没错，Oli 在老旧的市政厅前，露出与建筑物格格不入的开朗笑容，摆出了撩人的姿态。但是，看到这样的照片，我并没有受到冲击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唯一的慰藉，就是点心很好吃；可能是高级西式点心的关系吧，整个塞进嘴巴大口吃时，味道又甜、又浓，好吃极了。

“如果我知道，一定会去摄影现场看她。可是，那时候我还不是她的粉丝，根本不知道有 Oli 这个人。看到这张照片时，我好懊恼，那种感觉就像所谓的‘几近错失’。不，是连擦身而过的机会都没有。可是，现在可以见到曾经见过她的人，让我觉得我跟 Oli 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”

若要这么说，那么，亲眼见过 Oli 的我，跟 Oli 之间的缘分，应该强过从我这里得到二手消息的他吧？在兴奋地说个不停的蜷川身旁，我回想起见到 Oli 那天的事。她让我想起了初中时候的我，比任何记忆都鲜明。当时

的我，比现在更不拘泥世俗的眼光，强悍得不得了。

初一暑假，为了跟其他学校进行排球练习赛，每天早上都要搭电车去邻市。于是，搭电车前，先绕到车站前的无印良品店，成了我每天的日课。那天，我也像平常一样，踏入了十点才刚刚开店没多久的无印良品。

店内播放着轻柔的背景音乐，我穿着印有初中校名的比赛用红短裤、T 恤，肩上扛着装有四颗排球的细长运动背袋，走在只有白、黑、麻三色的杂货的店内。每走一步，黏在运动鞋底的沙砾就会散落在磨得发亮的地板上。这栋建筑是挑高的三层楼，宽敞到连 MUJI 咖啡厅都有，但因为刚开，店内客人寥寥无几。我不打算买任何东西，只想在这里吃早餐。穿过飘着咖啡香的 MUJI 咖啡厅，我直直走向了老地方。

大型爆米花卖场上并排着几个大罐子，各自装满了不同颜色的爆米花。打开黑色阀门，罐子里的爆米花，就会像从水龙头流出来的自来水般，掉入褐色纸袋中。但是，只有买了装爆米花袋子的人，才能打开黑色阀门。

我的目标是放在罐子底下的白色小盘子——里面盛装着试吃用爆米花。我以征服所有种类为目标，用手抓起一把来，每吃完小盘中的一半，就换下一个种类。早上，刚盛入小盘中的试吃爆米花，不管哪个种类都是又香又好吃。其中，甜的原味砂糖爆米花，味道清淡纯朴，是我的最爱。另外，掺了葡萄干的爆米花也很好吃。我用双手捞起，直接送到嘴边。这些试吃品，就是我的早餐。

此时，我感觉有股视线来自某处。我把爆米花塞满嘴巴，环视四周，发现 MUJI 咖啡厅的客人，正对着我笑。同桌的一男一女，透过玻璃隔墙看着我，还大喇喇地笑着。或许，他们是在笑说“多么贪吃的孩子啊”。但是，就算真是这样，我也不打算停下来，因为我还有两种没吃。我躲到他们看不见的架子背后，以最后冲刺的速度，把爆米花塞进嘴巴。

“你在哪儿?”

开朗响亮的声音，从咖啡厅方位逐渐向这里接近，我不由得屏住了气息。“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?”可见，

声音的主人在找人，问题是，这附近只有我一个人。“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?”声音的主人喊着，在各个架子间绕来绕去。

“啊，找到你了。”

声音从后面传来，我回头看，看到刚才还坐在咖啡厅椅子上的女人。不论身材也好、柔顺飘逸的褐色头发也好，都像极了外国人，手里拿着装了水的杯子。

“爆米花好吃吗?”

声音有点嘶哑，酒气扑鼻，眼睛像刚打过哈欠般湿润。

“水给你，爆米花卡在喉咙了吧?”

高挑的她，配合我的视线高度弯下腰来，把杯子递给了我。眼前突然冒出一张脸，我本能地缩紧了下巴。好工整的一张脸，大概是混血儿吧，只有眼睛像日本人，是单眼皮的黑眼睛。眼睛跟高挺的鼻子不太搭调，所以，也很像戴着夸张的假鼻子扮成外国人的日本搞笑演员。她用亲切、和善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的脸开始热起来，冒

出暖暖的汗水。被她搅得不知所措的我，一口气喝干了杯里的水，然后用手臂粗鲁地擦拭被水沾湿的嘴巴四周。女人狂笑着说“好像魔法公主哦”，然后稚气地蹲下身子来，看着我的腿。

“你的腿不错呢，好像跑得很快。肌肉很结实，真好，改天我也把腿雕塑成这样吧。”

我也受她影响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腿——两根牛蒡。这还是第一次，有人称赞我这双腿呢。

“啊，你肩上背的是球吗？那么，你是从事其他运动，而不是跑步啰？”她很遗憾地说。

不用看她的脸，光听那声音，眼前就会浮现出很遗憾的表情了。她如何能把声音润饰到这种地步呢？女人用白皙的手碰触我的腿，小腿肌肉立刻反射性地紧缩起来。她倏地站起身来，回头向坐在咖啡厅的男人，大声说起话来，说的是英文。也以英文回应她的男人，有双修长白皙的手臂，他往这里走来，站在女人身旁，个子比爆米花的架子还要高。两人的白色运动鞋都超大，是

那种不曾见过的尺寸。颇有分量的四只鞋子，活像漂浮在磨得发亮的地板上的四艘船。女人指着我的腿，用英文对拿着相机的男人做说明后，闪光灯就冷不防地在我的腿上亮了一下。

“他是摄影师，我请他拍下你的腿当做纪念。”她调皮地笑着。

拿着相机的男人笑着指向自己说“摄影师”，又指向女人说“超级模特”。女人仰头大笑，敲打着男人的背部，看起来感情很好。我也想对他们微笑，可是，脸部不听使唤，只有嘴角还能勉强向两旁延伸。老被耍着玩的男人也开始装疯卖傻，用手指抓起试吃的爆米花，喂食女人。女人也像鸟一样，扭动脖子啄食爆米花。那种光景很煽情，但是，我想，在这节骨眼，若能不难为情地低下头去，说不定可以成为他们的伙伴。接着，男人也把爆米花拿到了我面前。他的褐色眼睛湿润光泽，有种飘飘然的感觉，显然是喝醉了。视线明明与我交接，却没有看着我。我微微张开嘴，想应他要求吃下爆米花，

可是，真要吃时又觉得很困惑。那一粒碰到鼻尖而摇晃的爆米花，跟我之前吃的爆米花都不一样，也跟她啄食的爆米花不一样。因为我跟这个抓着爆米花的外国人，既不是朋友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，这是饲料。我半张着嘴巴，光靠喉咙吞下了口水，我知道自己的表情越来越困惑了。很不想吃，可是，又怕扫了他们的兴，所以，我用力挺直了背脊，侧着脸用门牙咬食他抓着的爆米花，舌头碰触到他干干的大拇指指甲。可见，我这个人也颇能跟着人家起哄，去做这种事，尽管是被气氛煽动。我维持侧着脸的姿态，往男人的眼睛望去，结果，他的眼神表露无遗——他觉得我令他作恶。

“哇啊，对不起、对不起。”

女人大声向我道歉，吓得我松掉了咬在牙间的爆米花。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：

“对不起，让你做这种事。”

听起来完全没有恶意，然而，我却仿佛被难为情的子弹击中般，全身燃烧起来。难道，我刚才的举动不堪

入目到需要她来向我道歉？可能是我的表情太过紧绷，不像在嬉闹起哄吧，我慌忙挤出很谄媚的腼腆笑容。瞬间，女人的笑容降温了，我知道我再也不是什么魔法公主了。

为了打破尴尬的沉默，她以轻快的语调说：

“我们是来这个城市摄影的，你们城市的市政厅是重要文物保护单位吧？我们预定在那里拍摄。因为杂志出版时期的关系，我还得在这种大热天穿上秋天的衣服呢，八成会流一身汗，好辛苦。所以呢……呃，就是这样啰。”

自己开了头，却又懒得再说下去的女人，与男人四目交接，耸了耸肩。两人换上非常认真的酒醒后表情，走出了无印良品店。

“蜷川，我该回去了。”

吃完点心，我把包装纸握在手中揉捏着，跟蜷川这么说。正听我说 Oli 的事听得忘我的他，半张着嘴，用迷

惘的表情看着站起来的我。那一天，Oli 眼中的我，说不定就是这样的我。这么一想，就觉得整颗心纠结在一起。他还来不及说任何话，我已经走出了房间。

唯有 up run，我绝不退让。

所谓 up run，是慢慢加快速度，反复吸气吐气的充满戏剧性的跑步训练法。在操场练习跑步时，第一圈慢慢跑，第二圈比第一圈跑得稍微快一些，第三圈再比第二圈跑得更快……每增加一圈就加快速度，到最后一圈时，发挥全力冲刺。我向来是不拘形式，很认真地去实践这种 up run 训练法的。练习的前半段时间，我会乖乖地跑在最后，到最后一圈时则尽可能加快速度，抛开其他队员，再怎么强撑也要第一个跑到终点。Up run 只是一种练习，目的在掌握自己跑步的步调，用在正式比赛

中绝对没有胜算，所以，我只能在这种时候铆起来跑。

我这双被说过“看起来跑很快”，其实中看不中用的腿，最厉害的就是做卑鄙的小动作。例如，出乎大家预料，突然改变跑步的步调；或跑出第二天早上肌肉会痛到不能动弹的最后冲刺；或在转弯时假装不小心撞倒跑在旁边的人，总之，我这双勇猛的腿，为了赢得胜利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

可是，不管多想赢得胜利，最好还是不要太拼命。因为，我往往为了超越前面的社团成员，在最后一圈把身体倾斜得太厉害而跌得四脚朝天。

“啊，你没事吧?”

我嘴巴四周沾满了操场的沙子，像只刚出生的山羊，挣扎着才刚要站起来又跌倒了。第一个停下脚步往我跑来的成员，担心地俯视着我。其他成员也停下脚步，跑过来围在我四周，七嘴八舌地问我：“还好吗？还好吗?”他们不是真的担心我，只是全都想跷掉 up run 练习而已。

“老师，有人受伤了。”

“长谷川，你去清洗伤口。其他人回跑道，继续做 up run 练习。”

“咦，已经跑了几圈了?”

“搞不清楚了呢。”

“老师，长谷川跌倒吓我们一大跳，大家都忘了跑过几圈了。”

老师冷冷地看着装傻的成员们，眉头皱得超不自然，有点做戏的感觉。

“真拿你们没办法，那么，现在来开会吧。”

“就是说基础练习已经结束了吗?”

“你们认为呢?”老师嘴角微微浮现笑容，瞥了成员们一眼。当老师向成员们投来这种顽皮视线时，都会让成员们不寒而栗。

“我们认为已经结束了!”

学姐们拍起手来，兴奋得过了头，一年级的新成员们也立刻跟进。这样的发展，已经成为惯例。

成员们对老师的小小失误或拼死拼活说的笑话（实

在不怎么好笑），都会咯咯咯笑着响应。就这样，我们把今年刚当上教练，发白嘴斜，很爱说教的这个老师，成功培养成了“虽严格，但有点白痴”的一般流通商品。其实，老师是企图把自己塑造成开朗形象，以此与我们打成一片。或许，这就是所谓各取所需吧。

在旁边做其他练习的男成员们，只是嗤嗤奸笑着看她们哄骗老师。他们大概认为，由女生们去煽动老师，成功率比较高。其实，男生也办得到。老师只是喜欢被人纠缠的感觉，并不是什么色老头。我看得出来，他不是高兴有女生接近他，而是高兴有人接近他。被人层层围绕，老师就会兴奋得眉飞色舞，显得神采奕奕，而我就会对自己的生存方式越来越没有自信。

“可是还是要开会哦，大家现在就去往社团办公室！”

本来很开心的学长们，瞬间换成老奸巨猾的表情。

“别去社团办公室，去教室吧！社团办公室那么窄，挤不下所有男女成员啊，也没有冷气。”

学长们的脸，仿佛有上、下两种不同的表情。上面

是可以用“逼视”两字来形容的白眼，下面是笑得可以清楚看见牙齿的爽朗笑容。

“那么，就去教室吧?”

你是老师，干吗征询大家的意见呢？穿着运动服的老师如铁丝般直直挺起背脊的身影，被女高中生们耍得团团转，我看着已经无力生气，只觉得悲哀。

所有成员以最快动作将训练道具与画白线机器收拾干净，男成员们也不等老师允诺，就开始把障碍栏搬进体育仓库了。社团活动提早结束时，男成员跟女成员会充分利用这个放学后的时间，加深彼此之间的友谊。

快收拾完毕时，尘土已经漫天飞扬，我咳嗽着站起身来。操场的白色地面还沾着我膝盖的血迹，我不好意思地用布鞋鞋底抹去，然后，拖着疼痛的脚，走在阳光反射得令人张不开眼睛的白色地面上。万里晴空时的操场，辽阔得无边无际。外围的洗手台，在很遥远的地方闪着亮光。走向洗手台途中，我还闪开了在操场正中央排列整齐，高统袜白得很刺眼的手球社成员。她们穿着

看起来很热的长袖暗红色制服，队排得井然有序，毫不懈怠，不断发出“到、到”的声音，回复老师的点名，非常有纪律，令我想起初中的排球队。现在，我的身体一定无法接受那样的团体比赛了。自从接触单打独斗的田径运动后，同伴之间的眼神讯息传递，会使我浑身不自在。

我好不容易走到被太阳晒得干巴巴的洗手台，扭开大水龙头。水像瀑布般，流入已经干到发白的水泥槽中。我把水龙头朝上，用水冲洗膝盖稍微上面一点的擦伤，伤痕的红色变得鲜明了。水被太阳的热度晒得微温，滴滴答答沿着小腿往下流，把袜子也沾湿了。洗清伤口的沙子后，我一时关不住水龙头，只好任由狂奔的水渗入穿着袜子的脚踝部位。

从洗手台的水龙头位置望过去，我看到从校舍缓缓延伸出来的林荫坡道上，有个学生向我这里走来，越来越接近了。头发随着跑步的振动，像黑色水母般摇晃着。是蜷川，他到我面前时，前发已经和着汗水，重重地贴

在脸上。

“你一直在操场?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这样啊，我找错地方了，还跑去教室找你。”

微微屈膝向前倾，闭上眼睛，等待呼吸平静下来的他，跟夏天的阳光与操场完全不协调。

“我一个人去过无印良品了，可是，光靠那张地图，还是不知道 Oli 走过哪些地方，所以，你可以带我去吗?”

“我正在参加社团活动，不能去。”

更何况，我也不想陪他去做那种疯狂的事。

“社团活动？都没人啊……”

我回过头看，眼前是一片平坦的无人操场。除了我拖行的脚划出来的微弱长线，横越了操场外，剩下的只有静寂。就算田径社团的队员们都跟老师去了开会的教室，那么，手球社成员跟足球社成员们，都消失到哪儿去了？刚才还在震天响的点名声、号令声都消失不见了，

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周遭只剩下我后面的洗手台，恣意奔流的流水声。

“学校广播说，气象局发布了光化学雾警报，所以，户外活动全部停止了吧？我们最好也赶快躲到阴影处，不然被会晒晕。”

我这才想到，做 up run 练习时，我好像瞥见老师在跟一个从教室出来的学生说话。他一定是在那时候收到了讯息，知道发布了光化学雾的警报。可是，他不但没有告诉队员们，还诱导他们进入室内开会。明明是因为光化学雾而不得不停止社团活动，老师却动用小聪明，把这件事当成自己送给大家的大礼。多小家子气的算计啊，让我好想哭。

“啊，你受伤了。”

蜷川从书包拿出红色罐子，拔开罐子的盖子，很自然地从里面拿出了创可贴。我低头看他拨开创可贴的手指时，汗水滴了下来，在地面上晕染出一圈黑渍。跌倒时沾在手臂上的残留沙子，比被太阳晒黑的手臂白。远

方天空传来直升机低沉的声音，越来越接近。

“伤口很可怕，所以，要贴上创可贴哦。”

他这个把制服塞进长裤里的救护人员，在面积不小的擦伤伤口上，谨慎地贴上了创可贴。我有种突然被搔痒的很舒服的感觉，在全身扩散开来。俯视蜷川，似乎是一件很愉快的事。他头顶的漩涡，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。

“那是 Oli 在杂志专栏中说的话……那么，我走了。”

他站起身来，往校门走去。今天，在学校，他是第一个跟我说话的人。

“等等，我也去。”我小跑步追上他，抛下空无一人的操场。

跟见到 Oli 的那个夏天的日子一样，我又穿着体育服跟短裤，来到了无印良品。而且，沾满沙子的运动鞋，又把地板弄脏了。店内好凉快，汗水很快变成冰凉的露珠，落在脖子上。内部装潢与摆设几乎都没有变，跟以

前一样，往里面直走，就会看到MUJI咖啡厅。

“我就是隔着玻璃，跟坐在这家店的Oli四目交接。”

说是咖啡厅，空间也不是很独立，只用几片玻璃窗围起来，所以，不点东西吃也可以若无其事地混进去。我把手放在玻璃窗前的一张桌子旁边的椅子上。

“Oli好像是坐在这个椅子上，可是记忆已经很模糊了，所以也可能不是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张桌子。”

“那么，也可能是这张椅子啰？”

蜷川看着同桌的另一张椅子。

“嗯，可是，那张椅子应该是她的男伴坐的。”

“咦，Oli带了男伴？”

“嗯，是个外国男人。Oli跟他彼此喂对方吃爆米花，显得很亲热，应该是一对情侣吧。”

蜷川眼中的光彩消失了。

“情侣啊？对粉丝来说，是很残忍的字眼。可是，我可以接受。我不在乎Oli有男朋友，因为她都已经二十七岁了。网络上，有些粉丝连这种事都不容许……可是，

我认为应该让步……”

他边用双手梳拢长长的刘海，遮住眼睛，边喃喃说着。接着，沉稳地打开书包，拿出相机，开始拍摄桌子跟椅子。收银台的店员发现闪光灯的亮光，疑惑地看着我们。把试吃食品当成早餐的我，跟对着咖啡厅桌椅猛照相的蜷川，谁比较令人困惑呢？我向来很好强，可是，唯独这场竞争，我并不想赢他。

蜷川快速移动着，从各个角度拍摄桌子。我怕默默站在一旁也会被当成怪人，所以继续跟他说话。

“Oli 二十七岁啊？我见到她时，就觉得她有二十七岁了。可能是外国人老得比较快吧。”

听我这么说，蜷川从鼻子发出冷笑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Oli 的拿手好戏是‘把荷包蛋吃得干干净净’呢。”

他说得洋洋得意，让我有种莫名的折服感。

“我不太懂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意思就是说，Oli 的心永远不会老。”

是哦，那么，就随便你啦。我走出咖啡厅在外面等他，隔着窗户，我看到走近他的店员在警告他，觉得很好笑。

爆米花卖场的空间比以前缩小了，可以试吃的爆米花也减为三种。盛装在小盘子里的爆米花，在白天灯光的照射下，光亮润泽显得美味可口，可是，我一点都不想吃。

“你在这里跟他们两人说了什么话?”

“她跟我说，他们今天是来摄影的……”

蜷川像来社会实习的小学生，把我说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。

“还有，她看着我的腿说，好像可以跑得很快。”

“啊，所以你才加入了田径队。”

这句脱口而出的错误判断，不知为何让我非常在意。

“才不是呢，完全没关系，我又不是你。”

这种很快就会被遗忘的对话，根本没有必要认真回应，可是，脑中浮现出对我失去兴趣那一瞬间的 Oli，就

让我不由得想否认。

“我跑步是因为我自己想跑。”

在爆米花卖场拍完照片后，无印之旅也结束了。我们从自动门走出店外，外面比刚才好多了，可还是很热，才出来没多久，又汗流浃背了。我跟蜷川，并肩走在大楼之间成片的阴影中。在车站前的大马路上，穿着运动服颇引人注目，我可以感受到擦身而过的人的视线。替换的制服放在学校的社团办公室，忘了带走。我很想赶快换掉这身衣服，可是现在回去拿，会跟开完会的成员们撞个正着。社团成员们对未征询老师同意擅自早退的成员，非常严厉。大家会以花言巧语哄骗老师争取休假，但绝不会擅自开溜，这已成了大家默认的规定。

“我想去你家休息一下，可以吗？”

说完后，我猛然惊觉，上高中后，我一直无法做到轻轻松松邀约他人这种事，可是，面对蜷川，我却做到了。

“嗯，好啊。”

蜷川也答得很爽快，我们走向介于无印与学校之间的他家。可能是太久没做这种事了吧，如此简单的对话，却如清流般沁入了我干涸的心田。我想，也许我可以跟这个走在稍微前面，弓着背的男生做朋友吧。当“男性朋友”四个字在脑海中浮现时，我的心开始扑通扑通跳动。之前，绢代跟我说到这种事时，我还觉得她很可笑呢。

蜷川家玄关正对面的格子拉门，还是紧闭着，可是，隔着格子拉门，可以听到电视的声音，还可以感觉到人的气息。今天有人在家。可是，蜷川没有拉开格子拉门，直接走向通往庭院的走廊。我也蹑着脚，默默走在他后面。我知道不打招呼是很没礼貌的事，可是，我们两人要在那样的小屋独处，也不好意思跟他家人打招呼。

蜷川一进自己房间，就打开冷气，然后，跟上次一样，立刻脱下制服，换上了便服。

“好像一间单人房哦，还有电视跟冷气。”

“做什么事都要下去一楼太麻烦了，尤其是冬天，穿着凉鞋走到庭院时，简直冷得无法忍受。如果能再加装厕所就更好了。”

他套上布料看似纱布，已经有点老旧的衬衫，边扣扣子边回答我。

“为什么需要冰箱呢?”

“因为，半夜手边没水可喝，会觉得很不安。”

我家绝对不会认同这种事。这样并不等于独立，可是，蜷川颇为得意。

“洗好的衣物，也是我自己晾。”

打开落地窗，只见多到完全阻挡阳光照入屋内的大量衣物，在风中摇曳。大概是晾太久了，有几件 T 恤、泛黄的睡衣、沉沉吊挂着的牛仔裤已经干枯变形，还有好几条叠晾在一起的白浴巾。挂在窗外的窗帘，是造成屋内微暗的原因。

“长满衣物的大树。”

被他这么介绍的晒衣竿，的确长满了衣物。

“想穿哪件衣服，就直接从这里扯下来，不用特地折衣服，很合理吧？”

蜷川噗哧一声，猛然扯下用晾衣夹夹住的毛巾，想看我有什么反应。可是，我没有任何反应，只管盯着晒衣竿。我不经意地拨开了层层重叠的衣物，冷不防地，夕阳的黄色光线从屋外钻进了屋内。

“太阳快下山了……却完全看不到……”

这个房间就像时空胶囊，会让人遗忘了时间。如果我一直住在这里，说不定跟这房间的主人一样，刘海留太长也不会发现，就这样度过一年又一年。

“啊，Oli 的广播时间到了，对不起，我要听了。”

蜷川火速从抽屉拿出收音机，把银色天线拉长到极限，再以娴熟的动作将天线倾斜到刚好四十五度左右的位置。然后，背向我，面对收音机坐着，再戴上耳机，摆明了是要丢下我一个人，自己听广播。记得幼儿园时，大家在一起玩，总会有那种一个人躲着偷吃糖果，或是一个人偷偷玩游戏机，不给其他人玩的小朋友，他就像

那样。或许，他的社交活动还停滞在幼儿园时代吧。

与收音机面对面坐着的他，不久后就一动也不动了，房间陷入一片寂静。无事可做的我，眼光自然被一样东西吸引了。

尽管被放在幽暗中，还是可以感受到它异样的存在感；那就是这个房间怦怦跳动的心脏——蜷川的“粉丝箱”。还是跟上次一样，一打开来就闻到浓郁的甘甜香味，与这煞风景的房间完全不搭调的惹人怜爱的世界，顿时从这个箱子扩展开来。可能是闻到香味，蜷川转过头来。

“你在做什么?”

“没有啦，闲着没事干嘛……”

“哦……”

我确定蜷川又转向收音机后，为了不让他再次回头，尽可能不发出声响地开始挖掘箱子里的东西，挖出了一个蓝色的小箱子。小箱子里装着三瓶种类各自不同，但是看起来同样高级的香水。这个粉丝箱的味道，应该是

来自这三瓶香水。他大概收集的是与 Oli 使用的同品牌的香水，香水瓶上贴着小字条，上面分别写着不同的年代。

香水味也掩盖不了的晦暗热情，充斥着整个箱子。里面塞满了从非常久远年代开始搜集的大量流行杂志、T恤、鞋子、糖果、饰物、手机吊饰、书、漫画、签名的头巾；各种零零碎碎的东西，很仔细地一个一个装在袋子里。这里的每一样东西，大概都跟 Oli 有关吧。有件衣服密封在两层塑料袋中，跟其他像是新货，但与没包装直接放在箱子里的衣服比起来，这件装在袋子里的红色罩衫，已经起了毛球，看起来旧多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袋中纸条写着“六月号读者礼物　得奖者一名　Oli 爱用罩衫”。我眼前浮现蜷川像鉴定专家般戴上白手套，小心翼翼取出这件罩衫的模样。我怕摸太久，蜷川会不高兴，便悄悄归回原位。还有年代已久的高中毕业纪念册呢，我翻到贴着便条纸的地方，看到一整排的学生照片，其中“佐佐木 Olivia”这个名字的上方，是一个身材微胖的

女孩的照片，梳着看起来头发很茂密的发型——大概是当时的流行吧。迷到这种程度，哪像粉丝的搜集，简直就像遗物大拼装。这个房间好像特意维持生前状态，随时准备让已经往生的女儿回来似的，弥漫着悲戚又阴森的气氛。

厚厚的蓝色档案夹，夹着用文字处理机印刷出来的Oli详细档案文件，以及大量的剪报。档案文件中，除了记载生辰年月日之外，还有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专门学校的校名、常去的商店、家庭地址，以及用好几张纸接起来的手绘房间结构图。现在的信息社会实在太可怕了，不过，还是少了Oli目前的地址，当然，关于她的男性关系也是不清不楚。搜集了这么多的信息，独独漏掉了最关键的部分。以迪斯尼的拼图来说，就像少了最重要的米老鼠的头部那一片。

蓝色档案夹是我挖出来的最后一样收藏品，所以，我想该把东西再一一装回去了，装之前我先探头看了一下箱内，发现一张小纸紧贴在箱底，被不停往上堆的东

西压得又扁又皱。这张泛红的褐色纸张，可能是从档案夹掉出来的，一直没被发现吧。我把纸张翻过来，看背面是什么。

顿时，我整个人像被笔力强劲的圆珠笔狠狠涂黑了一般，呼吸变得好困难。

“这……未免太牵强了……”

真的太牵强了。跟Oli真正的身躯完全不同，还在发育中的少女裸体，被沾满指纹的胶带，贴在Oli的大头照下面。

肤色与纸张颜色都不一样，大小比例也不对。Oli的大头照太大，好像就要从少女纤细的肩膀上掉下来了。更糟的是，Oli的大人脸配上少女的身体，极不相称，丑得像人面犬。

厌恶感伴随着另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袭向了我——好酸，宛如百分之百浓缩的汗水冲鼻般酸，那是游泳池水的氯酸味。夏天，游泳课结束，我就会在热气腾腾的狭窄更衣室，跟班上的女同学一起换衣服。用筒状的游

泳浴巾把身体整个套起来，只露出一颗头。游泳浴巾上，有可以把浴巾固定成筒状的扣子，上方开口处还有松紧带，以防浴巾往下滑，这比将一般浴巾缠绕在身上来换衣服的遮蔽身体的效果好得多了。

沐浴在从更衣室高窗洒落的阳光中，我成了巨大的“晴天娃娃”，但是，周遭的女孩子们也都成了“晴天娃娃”，所以，我并不觉得难为情。即便是“晴天娃娃”，只要身体扭动得好，也可以顺利把湿答答的泳衣脱下来，可是，穿内裤时，不往浴巾里面看，脚就穿不过内裤的两个洞。当我不让其他女生看见，偷偷拉起松紧带从上方望下去时，方才还是小型更衣室的浴巾内部，就瞬间成了令人血脉贲张的色情偷窥小屋。被自己的温湿气息浸湿的浴巾内部世界中，有我自己才看得见的毛茸茸的大腿根。看着Oli的剪接照片，就像看着那个部位，有种全身虚脱倦怠无力的暧昧感，如闪着七彩亮光的油囤积在身体深处。虽然一股舔吮铁叉子般的寒气掠过背脊，我还是紧盯着这张剪接照片。

我用右手的大拇指跟食指，像抓着什么脏东西似的抓着 Oli 的剪接照片，而且是紧紧抓着，完全没有放开的意思。我迅速将被翻得乱七八糟的“粉丝箱”摆整齐，盖上盖子，只有那剪接照片没有放进去。用力一推，箱子又平顺地回到了桌子底下，唯独少了那张剪接照片。

我看着用手指抓着的幼稚照片，心想，这是蜷川几岁时的“作品”呢？从纸张泛红的褐色感觉，以及像垃圾般被遗忘在箱子底下的状况来看，应该是相当初期的作品。就是这张由 Oli 的脸和少女的身体拼接而成的照片，让他对 Oli 的感情的原型无所遁形。

我无法直视蜷川蜷曲的背影。

他竟然可以用如此猥亵的眼光，来看那么健康的东西。

我尝试着在心中嘲笑他，却感到无比兴奋。可以把那么健康、灿烂的东西，贬抑到这种程度，实在太厉害了。纵然，我知道制作这张照片的蜷川，丝毫没有贬抑 Oli 的意思。

我悄悄将照片放进运动裤后面的口袋里，很小心地不让脆弱的衔接部分遭到破坏。

蜷川的姿势没有任何改变，仍在全神贯注听着收音机，专注到像在考英文听力，连我接近都没发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只戴了一边耳机，另一边耳机垂落在肩上。

不知不觉中，我已经站起身来俯视着蜷川。唯独触感看起来还不错的衬衫白领子，箍住了他的后颈。我想他应该洗过，可是，穿得太旧，衣领内缘已经被污垢磨成了棕褐色。一直盯着那地方看，那种半湿不干的浮肿心情就又膨胀了起来。

“干吗只戴一边耳机听?”

回过头来的那张脸，充满了至高幸福时间受到打搅的迷惑。我发现，蜷川非常适合迷惑的表情。他的眉头皱得很有气质，一边眉毛很漂亮地往上扬，露出不把我当人看的冷漠眼神。

“这样听会有她在我耳边细语的感觉。”说完，他又面向了收音机。

我不寒而栗。非但按捺不住在游泳池更衣室里的那种心情，整个人还像一碰就痛的红肿青春痘，微热发胀。我从正上方俯视他又回到Oli声音世界的背影，呼吸开始燥热起来。

好想给这蜷曲、毫无防备的忧郁的背部一脚，好想看蜷川疼痛的样子。骤然绽放的全新欲望，像闪光般瞬间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刹那间，脚底有了非常真实的触感。

蜷川向前倾斜，耳机被扯离了收音机，收音机的曲子以庞大音量在房间鸣响着；是那种应该会在高级百货店播放的巴西轻爵士乐。他用与音乐格格不入的受惊吓眼神，屏住气息看着我。

“对不起，拍……拍得太用力了。我本来只是想轻轻拍你一下，跟你说我要回去了。”

我摆出敲门的手势，谎言说得如流水般顺畅。

“几乎有拳击的威力呢。”

“刚才是我为各位演唱的单曲，真难为情，大家觉得

如何呢?”Oli 天真的声音在房间回响。

“啊，声音一样，我在无印见到的人，果然是 Oli 没错。”

为了转移话题，我故意装出很开朗的声音。

“好崇拜你，现场听过这样的声音。”

蜷川搓揉着背部被踢的地方，看我的眼神仿佛把我当成了从事令他向往的职业的大人物。希望他不会发现我踢了他，不过，就算背部瘀青了，他大概也不会发现吧，因为是背部。想到他背上有块没人知道的内出血瘀青，我就好想再用手指去戳它一戳。施暴的欲望，挡也挡不住。

“对了，我正准备要回家。都傍晚了，还穿着体育服，真不知道自己在干吗，我走了。”

要迈出步伐时，我突然膝下一阵无力，慢动作似的跌坐在地上。我赶紧看了蜷川一眼。他已经又戴上耳机，进入了他跟 Oli 的两人世界。

我避开还响着电视声音的客厅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套上鞋子，飞也似的冲出玄关。外面已经微微昏暗，气

温也下降了，总觉得心情还没缓和下来。从外面看，蜷川房间所在的二楼部分，与面临道路的一楼平房，仿佛是不同的两栋房子。还看得到挂满衣物的落地窗。那上面，有个最心爱的箱子被乱翻、东西被偷，还被狠狠踹了一脚的男孩。这么一想，就有说不出的兴奋，温热的口水从半张的嘴巴溢了出来，我慌忙向上仰，抖动喉咙吞下了口水。

回家途中，我顺道去了便利商店，站着看之前蜷川看的那本流行杂志。可是，每一页的模特都是鼻子像外国人般高挺的美人，越看越觉得每个人都是Oli，我见到的那个人说不定不是Oli。翻着翻着，翻到黑白专题页，上面刊登了Oli的短篇专栏。专栏旁边有五十元邮票大小的Oli照片，笑得好像介绍“首次申请者也能轻松办理的金融机关”的柜台小姐。我试着把这张照片跟三年前的记忆重叠，可是，影像太模糊，很难做得到。我只好放弃，开始看旁边的专栏。

——大家好，我是Oli。在写这篇文章时，已经是晚上。打开窗户，附近住家的洗澡味道，就会随着晚风一起飘进房间。沐浴乳的香味，以及远处传来的沐浴声，令我心旷神怡。所谓“借景”，是把自然的景色当成自己庭院的一部分，那么，这应该称为“借香”啰？Lucky！

各位，你们每天都睡得很好吗？因为某个烦恼，直到不久前，我一直患有失眠症。我的烦恼，就是我自己的声音，大家也觉得我的声音超低吧？录音时，我怎么样都发不出我想象中的高音，沮丧得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不是在意微小亮光，就是一直想上厕所。大家也有过这种经验吧？就是那样。可是！我找到了解决方法。

那就是……躲起来睡。

关掉房间所有的灯，只特意开着桌上的台灯。然后，用羽毛枕盖住头，遮蔽那盏台灯的亮光，就

像玩躲猫猫游戏般，让自己蜷曲在房间的一角。这么一来，身体就会充满偷偷摸摸的兴奋，觉得很幸福，然后沉沉睡去……Zz

在无法成眠的夜晚，大家不妨试试。

我感到全身刺痛，那种痛好熟悉，可见，我在无印见到的人，的的确确是 Oli。她好天真，装得真够天真。在她面前，我显得俗不可耐又幼稚。我把沉重得令我双手颤抖的流行杂志，放回便利商店的架子上。蜷川只搜集 Oli 自己释放出来的 Oli 信息，他完全不了解活生生的 Oli。

随着暑假脚步越来越接近，在酷热的教室中，男生们开始将短袖高高卷起，甚至脱掉袜子，光着脚丫子意兴阑珊地听课，女生则用垫板在裙子里扇。可是，午休时间一到，还是跟平常一样热闹。每个小团体都边吃中饭，边跟同伴搞笑嬉闹，连走廊里都是他们聒噪喧嚷的声音。我搬出自己的椅子，钻进窗边的白色棉布窗帘里，摆好椅子，打开窗户。风吹着我的刘海，上面是一望无际的天空，白云朵朵，下面是宽阔的操场，传来男生们打排球的呐喊声，感觉好悠闲舒适。不久前，在操场玩的学生更多，可以听到更热闹的呐喊声，可是，这两三

天天气太热，人减少了很多。

前几天，绢代满脸歉意地跟我说，她想跟死党们一起吃便当，问我要不要一起来。可是，我第一次看到绢代那种由衷感到对不起我的表情，觉得很难接受，所以拒绝了，现在只好一个人吃便当。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吃，又得承受同学们的眼光，我逐渐习惯这样坐在窗边吃饭，假装是我自己选择了孤独。我把布鞋挂在脚尖晃啊晃，用手抓母亲为我做的色彩缤纷的便当菜肴，母亲一定没料到我会是一个人吃。窗帘外的教室闹翻了天，可是，这里——窗帘内，只有我的塑料筷子碰撞便当盒所发出的喀喳喀喳的幼稚声响。

突然觉得背后有什么动静，我转过头去，看到一个男生掀起窗帘下摆，边喝着小瓶的茶，边盯着我看。

放下瓶子后，他满嘴湿漉漉地跟我说：

“教室从今天开始送冷气，你这样打开窗户，好不容被冷气吹冷的教室就不凉了。你那么靠近窗户，想必很凉快吧？请你关上。”

那声音跟蜷川全然不同，低沉、缓慢、目中无人。看到我默默点了头，那个男生又很快地拉上了窗帘。我立刻照他的话去做，关上窗户，还上了锁。

没了栖身之处，今后我得忍受在自己桌上吃饭的苦日子了。可是，仔细想想，暑假快到了，到时候就不必来学校了，可是，再想得更远些，暑假结束后的第二学期还是那种日子的延续，说不定会更糟呢。刚才那个男生的态度，哪像在对同班同学说话，根本是对低他一等的人的态度。就像企图把打扫卫生的事推给对方的那种感觉，说得更明白一点，就是摆明了要对方退让的态度。我注意到，班上同学对蜷川就是这种态度，可是，万万没想到会轮到自己。我用颤抖的手指，将印着猫咪图案的樱花色便当，用红色格子便当布包起来。我的个人用品中，只有跟便当相关的小东西有女人味。明明没人看见，我还是突然觉得很难为情，好想把便当扔到操场上。

中午吃饭时间，蜷川都会离开教室。我不知道他去哪里，午休时间结束他就回来了，现在不在教室。

好像我不曾跟他去过无印良品似的，在教室，我们连早安都不说。教室里的我跟他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着同极磁石相互排斥般的距离。两堂课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，班上同学都会跟朋友聊天，蜷川总是像脊椎有问题般，把一边脸颊跟耳朵紧紧贴在桌上睡觉。看到他那样子，我即使再累、再想睡觉，都不想摆出他那种姿态。我就像吃饭前说“我要开动啰”那样子，在脸前双手合掌，将下颌搭在合掌后的两根拇指上，再将两根食指轻轻靠在鼻子跟嘴巴上，就这样闭上眼睛度过十分钟。

可是，一上课，我就会托着腮帮子，盯着坐在讲台正前方的他。反刍踢他背部时的脚底感触，身体就会逐渐炙热起来。唯独眼睛非常冷静地在观察他，眼神跟身体的温度正好相反，呈现冷热交加的状态。用这种眼神看男生，有种莫名的罪恶感，所以，只要蜷川稍微动一下，我就立刻转移视线。在学校，我最鲜明的感情就只有这种冷热交加的状态，课程与教室的喧嚷都是灰蒙蒙一片，回到家也想不太起来学校发生过什么事，只觉得

脊椎被累积的紧张倾压得疼痛不堪。

在学校时，一心只想赶快回家，可是，回到家，满脑子又想着学校的事，每天都是这样的重复。午休结束的钟声响起，我缓缓走出窗帘外，发现教室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因为第五堂课是播映幻灯片，大家都去体育馆了。

才踏入体育馆，就有人叫住我。

“啊，等一下。”

我回过头看，是手臂上戴着“广播部”臂章的男生，用眼镜背后的冰冷眼神看着我。

“什么事?”

“那边有电线，小心走，不要绊到电线。”

不用他提醒，我已经绊到了。在体育馆地上直直延伸的橙色电线，弯弯曲曲地缠住了我的脚踝。用来固定电线的宽胶带被扯得皱巴巴，黏在被我踩扁的室内鞋的鞋跟上。广播委员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真是的，请你就这样站着不要动。喂——电线组，请重贴胶带!”

戴着同样臂章的女孩，拿着宽胶带跑过来，蹲在我脚下。

“走开、走开。”

她用双手粗鲁地拨开我的脚，倏地撕下一长条宽胶带，贴住电线歪斜的部分，用很神经质的动作将电线恢复原状。几十条电线像血管般爬满体育馆的地面。电线的最前端，连接着舞台上的麦克风与喇叭。其他学生都彼此提醒自己的朋友，小心翼翼地跨过电线。按理来说，一个人默默地走，应该比边跟人聊天边走更容易集中注意力，为什么我会比他们更不小心呢？何况我还是低着头走路，竟然没注意到颜色那么鲜艳的电线。其实，我确实没有看到，在我眼中，周遭事物都只是电视不断流逝的影像，所以，我是在不自觉中，从教室来到了体育馆。当然，我是穿过走廊、走下楼梯来到了这里，只是光看着自已的内心世界，所以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待在学校这段时间，我都在大脑中跟自己说话，所以，离外面的世界很远。

黝暗的体育馆内，密密麻麻坐满了一年级生。已经呈现大人体格的高中男生们，也缩成常见的小小模样，排成一长列。好悲惨哪，上了高中还得要抱膝而坐。大家抱膝而坐的形状大小不一，但是，每个都像用到一半的橡皮擦，样子很丑陋。我费尽千辛万苦，走在他们排得歪歪斜斜的行列空隙中。正东张西望找自己班级时，看到绢代向我挥手。我走近她，才发现只有她四周有些凌乱，一堆人像群聚般围坐着。他们那些死党又腻在一起了，以领导人冢本为中心，围成了一个小圈圈。

“一起看幻灯片吧，进来啊。”

绢代移动屁股，空出一人份的位子。于是，他们的圈圈变成了视力检查时的 C 标志。坐在绢代旁边的吹奏乐社团女生，也抬头看着站着的我，用很亲切的笑容来迎接我。八成是绢代跟他们说了什么，例如：“我们班那个长谷川初实，是我初中时的朋友，她到现在都还无法融入我们班，好可怜哦，可不可以让她加入我们?”应该就是类似这样的话，开什么玩笑嘛。

我没去坐她空出来的位子，而是避开小圈圈，坐在他们后面的队伍中。绢代发出不悦的声音说“你干吗啊”，但她没有靠过来的意思，还是坐在圈圈中。吹奏乐社团的女生特意抱住绢代的肩膀，安慰她。绢代换上沉稳成熟的表情，深深地点着头，让我不寒而栗。一起度过每堂课的休息时间、每天一起吃便当、一起参加考试的朋友，现在竟然把我当成了促进她跟新朋友之间友谊的道具。

播音员走来了，体育馆的灯光逐一熄灭。

大屏幕在舞台上缓缓降下来，放映机开始转动，舞台白光闪闪，鲜明的幻灯片映照在大屏幕上。远足的集体照片，随着播音员平坦的声音，一张张被放映出来。但是，不管等多久，也不可能等到我的照片出来。如果有，大概也只是看不清楚鼻子眼睛，甚至分不出性别的小小集体照吧。出现在一张接一张的照片中的人，都是很敢说“拍我、拍我”，自己挤向摄影者的、强势且爱出风头的学生们。学校的活动，并不是为了让强忍呵欠还

是每天认真来上学的学生们喘口气，而是为远足前一天，会在深夜的麦当劳收发“明天好像有远足呢，去玩玩吧?”这种短讯的学生举办的。可是，这次远足还算愉快。因为那时候绢代还常跟我黏在一起，乘坐巴士时也坐在我隔壁，可以睡得很安心。现在我一个人绝对睡不着，只会装睡而已。可是，坐在旁边的朋友一直睡觉，她会是什么心情呢？我猛然张开眼睛往旁边看，绢代把脖子转向走道那边，出神地看着嬉笑怒骂的那些团体。上半身微微倾出座位，好像随时等待机会投奔他们。

绢代那群男生死党，企图炒热小圈圈的气氛，在我前面拼命拿幻灯片开玩笑。说的全是些言不及义的话，可是，偶尔——真的只是偶尔，也会说些很好笑的话。可是，每当这种奇迹出现时，我就得开始跟痛苦的自己奋战。我会用托着腮帮子的手掌把脸颊跟嘴巴挤压到几乎歪斜，再用力锁紧眉头，努力维持面无表情状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喷笑出来。进入高中后，我不知道多少次这样忍住不笑。笑就代表放松，独自一个人放松需

要异于常人的勇气。万一换来周遭异样的眼光，就会很不堪。强忍住笑时，腹部肌肉会不停地颤动，很难过。诀窍是把力量集中在肚脐下方，就是所谓丹田吧。因为数不清重复过多少次这样的动作，所以，我的肚子说不定已经锻炼出“忍笑肌”了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不去听他们的话，我环顾四周，目光又被那熟悉的后脑勺吸引了——头发睡成了波浪型。其他男生因为头发短，只会睡成猪尾巴的鬈曲模样，可是他的头发太长，所以会像绑过橡皮筋般形成波浪。蜷川坐在前面几排，比我更靠近幻灯片的位置，却完全没在看屏幕。他抱膝而坐，把头埋在膝盖中，身体缩得比谁都小。那弯曲的背部，一定很适合印上鞋印：那种沾上了白粉笔灰的运动鞋鞋底印。说不定，某天有人会替他印上去——某个开始适应学校生活后，想借由欺负人来排解无聊的人。那么，我一定会羡慕他羡慕得不得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幻灯片播放完了。在老师的指示下，学生们从第一组开始依序走出体育馆，所有人都显得很

疲惫。叫到我这一组时，我也站起来走向出口。鞋柜前挤满了学生，我好不容易在推挤中从鞋柜拿出运动鞋，砰一声扔在地上，正好扔在一双很眼熟的紫色耐克运动鞋旁。我往旁边看，看到了蜷川。他坐在地板上，正要脱掉室内鞋。我也在他旁边坐下来，脱掉室内鞋，换上运动鞋。我侧身想跟视线朝下的他说话，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心脏跳得好厉害，什么也说不出来。蜷川离我好近，就在旁边。他松绑鞋带的手臂都是骨头，看起来很硬，我怕被他碰到，本能地将上半身扭成く字形，避开了他的手臂。我微微缩起脖子，把眼睛往上翻盯着他看，他露出心不在焉的冷漠表情。在学校比我还像死人的眼神，让我有点毛骨悚然。穿上鞋子，他低着头站起来，被后面往出口流窜的学生们推挤着离开了体育馆。

“刚才那是蜷川吧?”

听到背后的声音，我惊讶地回过头去，看到满脸好奇的绢代。

“结果你去了他家吗?”

“嗯。”

“咦！那么，他向你告白了？”

刚才我对她的态度那么叛逆，她却可以很快再来跟我这样热络地交谈，我很喜欢这样的绢代。

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我初中时，不是碰到过一个女模特吗？”

“啊，以前听你说过，是在哪家店遇到的吧？”

“没错，蜷川正好是那个模特的粉丝，所以，他要我告诉他，在哪儿碰到了那个模特。”

“咦？干吗问呢，现在去以前碰到的地方，那个模特也不在了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天哪，他还真死忠呢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有点后悔告诉了她。绢代不是那种会嘲笑蜷川，到处去宣传的女孩，所以我并不担心这一点，只是，Oli 的事本来只是我跟蜷川之间的秘密，现在再也不是了。

“绢代，你怎么样呢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你打算跟那群人一直混下去吗？那些人全都被取了很奇怪的绰号吧？个性鲜明的人，好像都很容易被取绰号。”

我没有勇气毫不修饰地直接问她，为什么离我而去？说损人的话比较容易，所以，我总是会逃入这种模式中。

“不要提绰号的事，他们都很在意。”

“你还替他们说话呢。”

“我们是同伴啊。”

同伴这两个字像芥末般刺鼻，我一副要把辛辣味哼出来的表情，从鼻子发出声音冷笑了起来。

“我初中时已经受够了所谓的同伴。”

“小初，你太极端了，不想跟小团体有太深入的往来，还是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啊。”

“就是连那样都做不到，大概是从初中时一直忍耐、一直忍耐，忍到现在一口气爆发了吧。”

“你竟然把我们相处的时间说成忍耐。”

绢代有些落寞地喃喃说着，我慌忙补充说：

“绢代都会大笑炒热气氛，跟我有说有答，所以，我完全没有忍耐过哦。可是，团体的其他人，像小代啦、安田啦，都很安静什么也不说，只会一直听人家说话，听得好像快睡着了，那就很累了。”每天好像只为了找话题而活着。因为害怕寂静无声，只好拼死拼活用无聊的日常生活报告，来掩埋随时会淹没船只的冰冷的沉默之水。例如，手指头这里受伤了，昨天看的电视很好笑，早上金鱼死了，把一天发生的事都说出来也不够，沉默之水还是一点一滴地渗进来。

“小初每次一开口就劈哩啪啦说不停，而且说的全是自己的事，所以，听的人都只能当听众，或是应和你的话。如果你不自己说个不停，跟别人交谈，就不会有沉默的时候了。即使有，也是很自然的沉默，完全不会让人觉得不自在。”

绢代像在对我谆谆教导。要我向同年龄的朋友，学

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法，才会让我羞耻得想把耳朵塞住。

“别说了。”我拎着脱下来的室内鞋，快步走向体育馆出口。

因为不想回去绢代跟其他同学回去的教室，我直接走向社团办公室。今天，我想跑个尽兴。脱掉制服换上体育服时，其他社团成员也来到社团办公室，开始换衣服，狭窄的社团办公室立刻被她们的聒噪搞得闹哄哄。我在社团办公室的椅子坐下来，在桌上托着腮帮子等她们离开。并没有人规定要等所有人都换完衣服才能出去，要去操场随时都可以去。可是，门就在置物柜旁边，所以，出去时必须先请正在换衣服的社员们让出一条路来。

我不想对她们说“借过”；可能的话，我希望尽量避免当第一个开门的人。我压根不想与世上的万物互动，可是，我如此努力抹消自己的存在，却又害怕确认自己的存在彻底被抹消了。

我看着她们整理刘海、胡乱打着呵欠，她们上半身

只穿着一件胸罩，喋喋不休地聊着天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换好衣服。所有社团成员，尤其是学姐们，都穿着很大很夸张的胸罩。不但质料厚实，还穿了一圈铁丝，脱下来时说不定还可以保持原状挺立着。颜色大多是白色或粉红色，整片罩杯上都是数也数不清的锦簇小花。

"我们来讨论暑假活动吧?"

一部分换好衣服的社团成员，各自拿着写有学校全年安排的本子，在我附近嘎哒嘎哒地坐了下来。位子突然变得很拥挤，我好想赶快站起来离开。可是，又怕突然站起来，大家会盯着我看，所以，尽管托着腮帮子的手肘越来越僵硬，我还是继续坐着。

社团成员们纷纷提出活动方案，用五颜六色的笔，把厚厚的迪斯尼本子的行程预定栏填得满满的。要度过充实的暑假，就得在期末考刚结束的时候开始行动。上次的会议，已经决定暑假中的社团活动练习，一个礼拜只做一次，所以，我们的暑假空闲得不得了。练习日程这么少的运动社团，大概哪里也找不到吧；这是社团成

员们巧妙说服了老师的成果。

“八月后半要做什么?”

“做什么好呢……要不要去游泳池?”

“咦，那是七月要去吧，我可没钱去那么多次游泳池哦。”

“那要做什么呢？你不要光抱怨，提点方案嘛。”

大家的脸上甚至浮现出了绝望感。因为，把游乐场、游泳池、跳蚤市场、联谊会，所有想得到的活动都放进去，还是填不满暑假的四十个空格。为了策划娱乐活动，把心情搞得乌烟瘴气是很不值得，可是，不做这样的努力，暑假就会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大家都不想尝到暑假因为太空闲而转变成痛苦的悲惨心情。

一直暴露着胸罩的学姐，终于穿上了体育服。但是，胸罩还是继续陈述自我主张，刺绣小花部分凹凹凸凸地透出表面。就像把纸铺在十圆硬币上，用铅笔在纸上涂抹，浮现出十元硬币的图案那样，如果用铅笔在她体育服的胸部涂抹，应该也会浮现出胸罩上复杂的小花刺绣

图案。那个胸罩学姐感觉到我的视线，露出诧异的表情，所以，我赶快假装看写着社团预定行程的月历。

“小初，你也跟我们去玩一次吧?”

她猛然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这才发现围绕桌子坐着的人全都看着我。竟然会连我都邀，而且问得这么突然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，脸顿时烫热起来，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。就在我穷于应付时，一个社团成员拉高嗓门说：

“没错，像小学时那样大家一起去玩嘛，玩得像男生那样疯狂，骑着脚踏车到处转，再去我家吃西瓜。”

“好耶，说不定是很好的身心调剂。”大家一起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到提案的人身上，叫好声此起彼落。有点亢奋的她们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完全没有我插嘴的余地，就像大家一起玩跳绳，我怎么样都跳不进绳子里。我只能时而张嘴时而闭嘴，看着大家一头栽进计划中，很快就把邀我的事遗忘了。我也假装忘了被她们邀约，继续看着本子上的月历。

我的暑假空格，一格也没填满。对这个连碰都还没

碰的暑假，我有着某种说不出的不安。我是否有足够的耐力，忍受无限延伸的空闲沙漠呢？

才在操场开始练习没多久，就啪哒啪哒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只好暂停社团练习，所有社团成员都到体育馆的屋檐下避雨。屋檐下有股凉意，湿淋淋的背部隐约透出胸罩线条的所有人，用毛巾擦拭着身体，被敲打地面的大雨声震慑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。可是，当发现老师在烟雾般的大雨中，往这边走来时，大家又恢复了活力。

“老师的头溶化了！”

老师的注册商标——自来鬈，被雨淋得贴在额头上。看到大家指着他笑，他立刻装出很无辜的表情，一副受到惊吓的样子，叭哒叭哒眨着眼睛。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，只是学聪明了。我知道社团成员们接着会说什么，老师一定也早想到了。

“老师，已经下雨了，停止社团活动吧。”

这是她们的一贯伎俩。可是，自从老师隐瞒光化学

雾警报那天以来，我就觉得这种情景比以前更令我难过。我坐在垫子上，一个学姐走过来坐在我旁边。

“下这么大的雨，根本不可能练习，衣服都白换了。”

“这应该是阵雨，很快就会停了吧。”

“嗯，我也知道，所以，对‘胡搅蛮缠队’发出了‘快啊’的警讯，能不能在雨停之前说服老师是胜败关键。”

学姐用很开心的眼神，看着包围了老师的社团成员们。我不知道她是闲着没事干来找我说话，还是真的很和蔼可亲。

“你累了，可以先回去哦?”看我没回话，学姐这么说。

“不行，还要收东西呢，障碍栏被雨淋到会生锈。”

“只要所有女成员们说‘我们不想在这种大雨中收东西’，一定就不用收了。放心吧，老师是很好说话的人。”

她们总是说，因为老师好说话，所以忘了维护操场、忘了锁体育仓库、社团活动后大伙儿去喝酒，都没有关

系，而且话中完全没有轻蔑的意味。所以，当我听到头上混杂着白发的大人，被说成“很好说话的人”时，就觉得很悲哀。不禁要想，人活那么长有什么意义呢？

“田径社团的气氛越来越好了，去年那个教练是斯巴达主义，只看记录数字，很多新加入的成员都退出了。今年，老师跟大家处得和乐融融，社团活动变得快乐多了。”

“老师是被大家驯服了吧？”

我抛出这句话后，才惊觉糟了。空气紧张地震荡着，一股寒气袭向肌肤。学姐直直看着前方，低声吐出一句话来：

“你的眼睛总是闪烁着锐利的光芒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老师，而且比你更喜欢。”

或许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吧，说不定田径社团成员们跟老师之间，确实有毫不虚假的羁绊。不，有才怪呢，根本不可能有。学姐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只是在虚张声势

而已。为了让完全不受学姐们的做法影响，总是冷眼看着她们的我备感威胁，而表现出虚张的声势。

结果，成员们还来不及说服老师雨就停了。大家又开始练习，两个人一组进行百米赛跑。轮到我时，老师的哨子一响，我就使尽全力冲了出去。溅起被雨淋得松软的泥土往前跑的我，在转弯处转弯时，稍微滑了一下，为了恢复平衡，只得提高大腿来跑，结果太过使力，脚步变得更沉重，速度随之减慢，只好眼睁睁看着跟我同组的女孩的马尾巴逐渐远去。跑到终点后，我喘着气，拍拍这个同组女孩的肩膀，笑着对她说：

“你跑得好快，真羡慕你，我好不甘心哦。”

我露出比赛结束后的温馨笑容，还心甘情愿地说着“好不甘心哦”，我以为这样彼此吹捧，就算不能成为好朋友，也可以相安无事。可是，绑着马尾巴的成员，却带着困惑的笑容，转身从我身旁走开了。

“喂，太过称赞赢你的人，会养成输的习惯哦。”

老师的声音向我飞来。

“练习时抱着不甘心的心情也非常重要，要不然，正式比赛时就会有妇人之仁，必须在练习时学会如何激发斗志。”

老师以再正经不过的表情，说得慷慨激昂。我好像见到了一个平日痴痴呆呆，此刻却突然恢复了正常的大叔。

“长谷川，你向来练习认真，以后会有更大的进步。”

看他说得那么使劲，整颗心不禁纠结起来。我赶紧撇开视线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老师真的好讨厌哦。

我希望他肯定我，也希望他原谅我。还希望他像把缠绕在梳子上的头发一根根拔除般，也把缠绕在我心中的黑线，用手指一条条揪出来，扔进垃圾桶。

我就是这样，老希望别人来帮我，却想不出任何我可以帮别人做的事。

蜷川已经四天没来学校了，他在讲台正前方的座位空得非常醒目。班上的豪放女把脚摆在他的课桌上，笑着说："我们班上出现等不及放暑假的'拒绝上学者'啦!"下课休息时间，绢代难得来找我说话，话题还是关于他的事。

"蜷川为什么不来学校了呢？小初，他有跟你联系吗?"

"没有，完全没有。"

绢代那个小团体的其他成员，也都趣味盎然地向我靠过来。这群人似乎是要围着我说话，八成是绢代跟他

们的良心使然吧。可是，他们身上还是罩着一层薄膜，那是用笑容及盘根错节的视线，一点一点拉开来的薄膜。橡皮材质的薄膜既薄又透明，可是，当我畏畏缩缩地伸手触摸时，就会被轻柔的弹力弹回来；那应该是他们下意识的反应吧。那样被弹回来之后，我觉得比以前不跟任何人说话时，更加彻底孤独了。

“我们班几乎没人请假，他不来显得引人注目，大家才会说他是拒绝上学吧。”吹奏乐社团的女孩同情地说。

不，跟几乎没有人请假无关，是大家认为蜷川大有可能拒绝上学，才会传出这样的流言。然后，当他又若无其事地来上课时，轻微的失望就会在教室弥漫开来。我可以清楚模拟那种状况，因为如果是我请假，一定也会引发相同的反应。

“会不会是普通感冒？”绢代说。

“咦，这么热的天气才不会感冒呢，应该是拒绝上学的几率比较大吧？那家伙一个朋友都没有，要是我才受不了呢，来学校也没有人可以说话。”

“唾本，你很多话耶。”话冲口而出后，我自己也被这句话的尖锐度吓到。因为说话时老是喷口水，所以被班上的豪放女们取了“唾本”这个绰号的冢本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绢代的脸色大变，小团体其他成员的眼神也全都变了色。瞬间，我觉得绢代他们都变成了同一张脸，背脊顿生一股凉意。他们正以看着“外人”的眼光看着我。

可是，冢本本人却毫不在乎地笑着说：

“我现在还会喷口水哦。”

说完，又打开了另一个话题。绢代用复杂的表情瞥我一眼后，立即转身加入了她那一群滔滔不绝的死党。突然间，我碰触到了寂寞，那清水般新鲜的冰冷，让我全身颤抖。

打从出生以来，我第一次做“探病”这种事。我已经记得蜷川家怎么走了，这一带大概是流行重新装潢或盖新房子吧，正在施工的房子特别多，我跟蜷川一起走

时都没发现。飘扬着“出售中”红旗的新房子的洁白墙壁，将阳光反射得好刺眼。突然听到大工程的声音，原来是正在建造中的公寓。我从前面走过，看到围住公寓的防音墙前面，贴着爬满红砖瓦的藤蔓景致照片。这张照片的目的，应该是在提醒大家不要破坏了城市的外观。可是，藤蔓绿得太假，反而产生了反效果。蜷川家两侧也都是新房子，他家的蓝色砖瓦屋顶夹杂在细长且飘逸脱俗的灰色建筑之间，像极了我家的古老手动削铅笔机，虽然根本没人使用，却莫名其妙地一直摆在我家架子上。听说那个削铅笔机是爸爸小时候用的，上面贴满了以前的卡通贴纸。

我按下门铃好一会，伯母才打开玄关的拉门，从里面探出头来。

“你是阿智的朋友?”

“是的，我来探望他……”

我猜是蜷川母亲的这位伯母，没有任何化妆，皮肤有点黑。跟蜷川完全不一样，外表相当开朗，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。

"哎呀哎呀，谢谢，快进来吧，你是他高中的朋友吗?"

"是的。"

伯母后面是蜷川从来没有打开过的格子门，现在敞开着，里面是光线非常充足的小巧雅致的客厅。大型电视开着没关，整个客厅都是白天节目的笑声，冬天时用来取暖的和式矮桌上，摆着热水瓶与用晾衣夹夹住的点心袋。椅子上有只猫，看到我也不害怕，慵懒地趴睡在英格兰格子图案的坐垫上。我觉得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家真正的样子；不是那种老旧阴森的家，而是很适合用亲切这个温馨的词语来形容的家。

"阿智一定会很高兴，他现在在二楼，我带你去吧。这个家的结构有点复杂，没那么容易走到二楼。"

"我可以一个人去。"

伯母收起笑容，看着我的脸。

"我知道了，你是上次来过的那个女孩吧?"

"是的。"

嘴角两端刻划着清晰皱纹的伯母，换上正经八百的脸孔时还颇有威严，吓得我连连倒退了好几步。

“下次来的时候，要像今天这样，跟我打声招呼哦。你也不希望有不认识的人，背着你在你家出出入入吧?”

我顿时语塞，片刻才挤出一句对不起。伯母说得没错，可是，不习惯挨骂的我，还是无法坦然反省。心想，人家纯粹只是跟着蜷川的做法去做，以为他家就是这样的家而已嘛。

我一个人走上楼，打开二楼的格子门时，蜷川正趴在光线依然微暗的房间中央，摊开报纸看着。

“咦，长谷川，你怎么来了?”

“来探望你啊。”

“探望？我只是感冒啊，你真夸张，谢啦。”

看到蜷川好像没洗澡（因为感冒，应该是没洗吧）的脏黑的脸，还有不断吸着鼻子的样子，我整个人都泄了气。

“班上同学都说你拒绝上学，所以，我来看看是不是

真的。”

“少扯了，我才休了四天啊，只是感冒而已，因为我彻夜排队买票。”

蜷川坐起上半身，穿着几天前可能还晾在阳台上的暗黄底细灰格子睡衣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带来了桃子。”

这不是乡下送来的，也不是特地去水果店买的，是我从我家冰箱偷来的；我把两颗装的桃子放在榻榻米上。

“这个房间有刀子吗？”

“没有，可是桃子已经很熟了，应该可以用手剥。”

蜷川打开冰箱，最下面一层堆满了碗盘，好像特意用来填充冰箱空空荡荡的内部。

“现在没有叉子。”他说着，拿出两个盘子跟筷子，再拿出矿泉水，很小心地倾斜着倒出一条直线似的水柱，涮涮手后，开始在报纸上剥起桃子的皮。

“那张报纸会不能再看了哦。”

逐渐被桃子汁沾污的报纸是体育报，上面印着斗大的蓝色字体“○○离婚”。

“我没在看，所以没关系。”

蜷川用湿答答的手折起报纸，下面冒出很熟悉的流行杂志，三本都是翻到 Oli 那一页。

“我听到有人上楼梯的声音，还以为是我老妈呢。她看到我在看这种杂志，一定会觉得很恶心。”

“刚才我被你妈训了一顿，她说来你家时起码要跟她打声招呼。”

“我老妈知道了？她什么都没跟我说，我还以为她都不知道呢。”

大概是骂别人的孩子，比骂自己的孩子容易吧？

“我爸妈都有点怕我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像我这种老是窝在房间里的人。”

太可笑了，连跟自己父母都处不来。这种类型的人又跟不良学生不同，是最糟糕的类型。我比他好多了，我可以很自然地跟父母说话，还有绢代这个朋友……不

对，组代还算是我的朋友吗？

枕头旁摆着装了茶的杯子，我发现杯中有奇怪的东西。

“冰块里面有虫子呢。”

“不是啦，那是香草，结冻后就缩小了。我是照这个做的，可是，没变成参考照片上那样。”

摊开的杂志上，有“Oli 食谱·香草冰做法”。食谱旁边是 Oli 穿着围裙的照片，她正露出亲切的笑容看着我们。

蜷川看杂志看得太入神，含在嘴里的糖果掉了出来，掉在咸菜干般的毛巾被上。

“啊，糖果。”

蜷川用手指抓起糖果。黏答答的橘色三角形糖果上，沾满了毛巾被的毛絮。急骤的虚无感袭向我，使我的心逐渐干涸。

“你很恶心耶。”

“什么很恶心？”

“开口闭口都是 Oli、Oli。”

我从袋子里拿出钱包，把小心收藏在钱包里的剪接照片拿出来，放在榻榻米上。蜷川把脸靠过来，紧盯着照片看，接着，脸色突然亮了起来。

“我还以为弄丢了呢。这张照片虽然粗糙，可是，有它诱人的地方，所以我很喜欢。”

他的反应太不寻常了。这种东西被人家看见，他一点都不觉得可耻；被我偷走，他也一点都不生气。看着他爬向“粉丝箱”，边吸着鼻涕边慎重地把照片夹入档案夹中，我整个人不寒而栗。仿佛我根本不存在似的，他全神贯注看着照片，完全脱离了这个世界。我好怕他老是重复这样的举动，总有一天会回不来这个世界，不由得抓住了他的手。

“蜷川，我们谈谈 Oli 之外的事吧?”

“咦，例如什么?”

“该谈什么呢……总之，什么都行。”

“……那就谈好玩的电视节目吧?”

“……嗯，可是，我最近都只在早上去学校前看新闻，所以，可能有点问题。”

“那么，来谈你喜欢的晨间新闻节目吧？”

“咦，那种节目会好看吗？”

“那就算了。”

两人默默思考着话题。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，可又很难说出口，只是用筷子拨弄着整颗放在盘子上的桃子。桃子已经熟透，筷子稍微用点力就剥成了两半，白色果汁流在盘子上。

“你觉得班上同学怎么样？”我用黑色筷子将桃子切割成好几小块，可一口也没吃，若无其事地问他。

“会不会觉得他们很没水平？”

蜷川看着我，瞬间成静止状态。不久后，才好像搞清楚了所有状况似的点点头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生物课分组时，你也是没人选的人。”

“没人选的人”的震撼如惊涛骇浪般袭向我，让我顿失所措。他对朋友向来毫无感觉；不，应该说他对 Oli 之

外的现实都毫无感觉，才能若无其事地说出这么令人沮丧的话。

“我不是没人选，该怎么说呢，我虽然不太跟班上同学说话，可是，那并不是因为我怕生，而是我会选人。”

“嗯、嗯。”

“因为我选人的品位相当高，所以，跟幼稚的人说话会很累。”

“选人的品位相当高是种超级怪癖吧?”

他毫不在意地用鼻音说，让我相当不悦。

“但是，我可以理解那种心情。啊，应该说我好像可以理解你说这种话的心情。”

同意归同意，但这并非我要的答案。可是，他这番话也不可思议地安抚了我的心。我把一小块桃子含在嘴里，温温的感觉、包覆着舌头般的甘甜，立刻在嘴里扩散开来。

“好痛。”吃着桃子的蜷川皱起了眉头。

“怎么了?”

“我的嘴唇太干，破皮了，桃子汁刺痛了嘴唇。”

可能是因为鼻塞而用嘴巴呼吸的关系，蜷川的嘴唇都干到龟裂了，难怪会觉得刺痛。看到用大拇指贴着嘴唇皱起眉头的他，我条件反射地冲口而出说：

“好耶，太棒了，我好想碰，好想舔。”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移动，在他半张开的嘴唇的龟裂处倏地舔了一下——有血的味道。

蜷川立刻把脸往后缩。

“好痛，你在干吗啊？”

他满脸惊慌，先用大拇指擦拭嘴唇，再用睡衣的袖子继续擦拭。看着他这样的举动，我才恍然惊觉自己做了什么事。于是，脸部变得僵硬，全身血液迅速往下蹿流，找不到任何借口。

“长谷川，我完全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有时候你看我的眼神很奇怪，现在也是这样。”

“咦？”

“有时还会变成轻蔑的眼光，譬如我在听 Oli 的广播

时、在体育馆坐在你旁边穿鞋子时，你都是用冰冷的轻蔑眼神看着我，连碰都不想让我碰到一下。”

不，那不是轻蔑，而是因为有某种更炽热的物体卡在胸口让人喘不过气来，我才会露出那种眼神。先别说我的眼神到底怎么样，蜷川那家伙竟然一直注意着我，我还以为他只是透过我看着那个 Oli 呢。

“但是，我并不讨厌你哦。啊，对了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现场看秀？我帮你出入场券的钱。”

他突然想起来似的，冒出了这句话。我完全搞不懂，眼前这个男孩到底在想什么。

“我买了四张，太多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没兴趣就算了。”

“没其他事的话就去。”

“下礼拜六傍晚。”

正好是有社团活动的日子，但我还是点了点头。

“要来吗？那么，入场券一共有四张，你可以约两个朋友一起来。”

"我才不约呢，又不是什么名模的现场秀，谁会想去啊。"

"可是，白白浪费两张入场券太可惜了。"

"你约一个朋友去不就行了？"

"我没人可约。"

"一个都没有？"

"有一个，就是你。"

号召力实在太低了，比我还差。

"没办法，那么，我就约我朋友小仓绢代一起去吧？"

"嗯，可是，这样入场券还是多出一张……没办法，虽然舍不得，也只能卖了……"

他不死心地喃喃自语着，我只好假装没听到，因为我也只有绢代可以找。

"既然没人可约，干吗买四张呢？"

"因为一个人最多可以买四张，我从凌晨四点开始排队买票，只买一张就回家太不值得了。"

搞不懂他这种斤斤计较的心态。

“你还因此感冒了吧？就算是第一次现场秀，你也兴奋过了头啦。”

“也许是吧，而且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就开始紧张了呢。”

不知不觉中，还是回到了 Oli 的话题。刚才嘴唇互碰的事仿佛不曾发生过，不，应该说是自然消逝了。就像用手指去按压垫子，凹陷的地方也会因为柔软的弹力瞬间消逝，又恢复原来的平整表面，就是这么自然。

“我当然不可能害怕活生生的 Oli 会让我觉得幻灭，可是，紧张程度就是胜过期待。”

谈起 Oli 时的蜷川，没有平常那种虚无感，显得非常认真，像在说给自己听。第一次跟 Oli 面对面的他，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？

从蜷川家回到家后，我立刻打电话给绢代。电话旁有椅子，可是，我并不想坐下来。

“喂、喂，我是小仓。”

“绢代吗？”

“小初？怎么了，你好久没打电话给我了呢。”

感觉上好像是真的很久了。

“前几天，我叫冢本‘唾本’，真的很对不起。”

“小初道歉了呢……好难得哦……没事啦，不用放在心上，因为‘唾本好啰唆’这句话，现在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流行语了。”

“是吗？对了，下礼拜六有蜷川很喜欢的那个模特的现场秀，他说有多余的入场券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吧？”

我讨厌自己那种连珠炮般的急迫语气，好像我道歉就是希望她答应跟我们一起去。

“哇，太惊人了，这是想都没想过的计划呢。你等一下，我去拿记事本。”

听着她逐渐远离的脚步声，不由得想起初中时曾去过几次的绢代家。电话摆在厨房旁边，可能是有人在洗碗盘，隐约可以听到流水声。我一直很紧张，当绢代再拿起听筒时，我的紧张已经到达极限。不过是约女性朋

友一起去参加很普通的活动，我干吗紧张成这样呢？

“太好了，我可以去。”

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我竟然高兴到几乎没了骨气。

礼拜六，我一到会合地点——车站月台，就看到坐在地上死气沉沉的蜷川，与见到救星出现般看着我的绢代。

“小初，你迟到啦！蜷川说‘再等下去会赶不上现场秀的时间’，他非常焦躁不安，把我吓死了。”

我没有戴手表，所以不清楚详细时间，但肯定最少迟到了三十分钟以上。我走近坐在肮脏月台上动也不动的蜷川，他却连扬起视线来瞄我一眼都不肯。

“不用放在心上，我并没有焦躁不安。”

“你明明就有！在月台走来走去，还猛咬车票。我跟你说，小初，蜷川刚才一直盯着某个地方，猛咬车票呢。”

“咬车票是我的习惯嘛。”蜷川无可奈何地挤出阴郁

的笑容。绢代叹口气，在我耳边小声说：

“小初，不管你跟他怎么样，我可是跟他一点都不熟哦。突然要我跟他一起等你这么久，简直把我烦死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选衣服选太久，所以迟到了。”

“这就是你千挑万选选出来的衣服?”

绢代皱起眉头，用看起来已经没那么不自然，但眼皮还是涂得太白的眼睛看着我。

“是啊。”

“……很适合拿捕虫网。”

我穿着剪短的牛仔裤，配上暗红色跟茶色相间的粗横线条的大袖口休闲运动衫，把钱包插在牛仔裤的后口袋里，两手空空地来了。平常都穿制服，不需要买什么新衣服，所以我只有布料稍厚、活像备用睡衣的衣服。脚下的穷酸模样，更成了我的致命伤。黄色凉鞋上，清楚可见脚趾留下来的黑印子。我以为凉鞋的感觉会比那双破球鞋好，所以选择了凉鞋。可是，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一看，才知道烂得不相上下，凉鞋甚至比球鞋还糟。

而且，在家时完全没发现，到了光线明亮的月台，才发现穿体育服时晒出来的印子清清楚楚地露了出来，所以，尽管天气很热，我还是把白色扣子扣到最上面。绢代的穿着跟初中时一样——牛仔裤配T恤，可是，仔细看，会看到T恤上若有似无的名牌标志，牛仔裤也是紧身七分裤，露出脚踝，很可爱。鞋子还没有穿去过学校，算是新鞋，她在小细节的装饰比初中时更炫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连耳洞都穿了。我跟绢代站在一起，就像姐姐跟弟弟，所以我稍微跟她拉开了一点距离。蜷川穿着英文报纸图案的对襟衬衫，印满英文字母的灰色衬衫，几乎要跟车站风景融为一体了。浆得硬挺挺的尖领，看起来好像会刺人。

快速电车夹带灰尘蒙蒙的热风，滑进月台。我们三人搭上电车，找到面对面的座位坐下来，我跟绢代坐在一起，蜷川坐在我们对面。

他把入场券交给我们，上面写着“Oli-Chang First Live Tour”。

“这张入场券要三千五百元呢！我自己出。”

我仔细看了看入场券，上面果然印着票价。看到绢代开始在袋子里摸索钱包，我慌了起来。

“绢代，这又不是你想来看的现场秀，所以，你不必付吧？”说完，我又小声地补上了一句，“当然，票不是我买的，所以我也不能决定。”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打工就是为了这种时候。”

原来绢代在打工，我第一次听说。她在我不知不觉中，越来越活跃了。绢代从袋子里拿出钱包，开始数钞票。

“我可不出哦。”

我重重地撂下这句话。其实是拿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打工，甚至连打工的念头都没有过。总之呢，我那个尼龙质钱包里，只有三千元。

“可是，我可出了车票钱哦。”

多加这句话，更让我自惭形秽。我不但迟到、没钱、穿得又寒酸，说不定比初中时还要凄惨。

“不用给我钱，是我找你们来的，我当然要支付全额。”

听到蜷川坚定的语调，我松了一口气，绢代也停下了数零钱的手。

“别说这个了，你们看，太阳都快下山了，说不定赶不上现场秀了。不过，那也没关系，我跟 Oli 好像没什么缘分。”

蜷川把头靠在窗户玻璃上，一脸绝望地看着被夕阳染了色、逐渐远去的窗外景色。

我们三个人，都在沉闷的气氛中，默不作声地看着窗外的夕阳。入场券上记载的开场时间已经迫在眉睫，如果没赶上，说不定蜷川每天晚上，都会在那间泛黄的正方形房间里诅咒我。

到达目的地车站后，我们一下电车就开始跑。可是，车票被蜷川咬得又湿又烂，没有办法通过自动剪票口，必须去有站员的窗口确认车票，又浪费了一些时间。一出车站，我们就看着地图，马不停蹄地奔驰在陌生的街

道上。刚下班的上班族露出惊吓的神色，闪避我们三个横冲直撞的人。跑得气喘如牛的我们，跟高楼大厦林立的大马路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我的凉鞋发出嘶砰嘶砰的拍打声，肆无忌惮地响彻了整条大马路。道路两旁每隔一段间距就有一盏路灯，一个个蜂蜜色光圈照在我奔跑的双臂上，拖着长长的尾巴往后流逝。跑到一座大桥时，我在没有放慢脚步的状态下，眺望着桥下被夕阳反射得波光潋滟的河川。顿时，我有种现在不该有的舒爽感觉，我加快了脚步，身体仿佛就要在风中融化了。跑下桥时，我已经领先他们两人了。顺着下坡道跑了一阵，我们看到高速公路下面，有一栋形状怪异的建筑物，很像宇宙基地。

拿着地图的蜷川说："就是那一栋。"我们走到时，建筑物入口斜坡上已经挤满了人，排了好几条长长的队伍。

"太好了，还没开演，我们去排队吧。"

"我不行了，快死了。"绢代踉踉跄跄地脱离队伍，

无力地瘫坐在较地面稍高的地方，头部上仰喘着气。

“长谷川，你也去休息吧。穿凉鞋跑了那么久，一定很累，你去那边休息吧。”

跟着队伍缓慢前进、满脸倦怠的蜷川这么说。对哦，我穿着凉鞋——这才感觉到脚趾异常疼痛。低头一看，两脚大拇指正好碰触到凉鞋带子的地方，已经破皮了，冒出像葡萄柚粉红果粒般的小小水泡。看起来很痛的样子，害我突然觉得全身无力，在绢代旁边坐了下来。

我还喘个不停，眼睛看着随队伍前进的观众们。大部分是比我们年长一些的女性，因为Oli是流行服装模特，感觉上很多人的穿着打扮都很时髦。没有人拿大包包，很多人都只是把腰包缠绕在腰上。男生很少，显然都是被女朋友拖来的，偶尔才会看到一两个神情兴奋紧张、单独行动的男性粉丝——也就是蜷川这种人。

“那家伙也有他的优点呢，会让女生休息，还会送女生入场券。”旁边的绢代这么说。

“干吗突然说这个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……你们下次可以单独去约会了吧？”

“约会”是我想都没想过的词语。

“不是啦，绢代，今天才不是什么约会呢，蜷川只是来看 Oli 而已。”

“是这样吗？蜷川是想让喜欢的人更了解自己吧？”

绢代说得太离谱了，可是，我又解释不清楚怎么离谱，搞得我好烦躁。

绢代看我说不出话来，大概以为我是害羞，会心地笑了起来。说真的，这样跟绢代相处的时间，感觉反而比较像约会。因为我一直很担心，能不能跟绢代聊得起来。

“小初，跟你聊这种事很难为情呢，因为初中没聊过。”

绢代的嘴巴像橡皮筋般红红圆圆地松弛着，涨红了脸笑着。那是我很喜欢的绢代害羞时的笑容，带点迷糊的感觉。

会场旁边有贩卖现场秀周边商品的摊子，可是，买

的人并不多。Oli 的海报跟挂历，从摊子顶端悬挂下来，让客人一眼就看得到。好像有很多商品，都很适合放进蜷川那个粉丝箱里。

“你去买东西吧，换我来排了。”

我站起身来，走向蜷川，这么跟他说。结果，排在他后面的两个高个子女生，反应比他快了一步。

“她说那边在卖东西呢，要不要去买?”

“咦，怎么样的商品?”

其中一个女生挺直了背脊，往摊子望去。

“好土的 T 恤一件卖四千五百元。”

“真的耶，海报也要一千元呢。就那么薄薄一张，还把 Oli 拍得那么老。还有，你不觉得那个表带很没格调吗?”

这两个看似白领的女生，把那些东西一个个批评得一文不值，严苛到令人怀疑她们到底是不是 Oli 的粉丝。

“不用了。”蜷川直盯着摊子看，一脸的渴望，却这么对我说。

站在入口处的工作人员，将我们的票撕去半张，再检查行李。轮到我们进入会场时，已经到了人潮拥挤高峰。四周被这么多人包围，我在孤独空间培养出来的自我保护层，在摩肩接踵中逐渐淡去，心情变得怔忡不安。

会场维持秩序的男工作人员，用扩音器高喊着“不要急，请慢慢往前进”，可是，人群密度越来越高，完全像被人从后面猛推着走。我听到绢代说“小初，小心不要被踩到脚趾头”，赶紧把脚趾头缩进内侧。我走得越来越慢，蜷川抓住我的手腕，拉着我向前走。他的手指头好热，好像会在我的手腕上烙下印子。会场没有椅子，要站在哪里看都行，更激发了观众们的斗志。原本耐着性子排队的人们，为了尽量靠近舞台，从后面挤上来，强行从旁切入，以推倒其他观众的冲力往前行进。女生们嘻嘻哈哈地尖叫着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推挤过来。蜷川也不输给她们，用力抓着我的手腕，拼死拼活地推开人群往前进。被挤得肩膀一高一低，还是拼命前进的他，露出了那种很适合他的烦躁表情。

“你喜欢痛吗?”

如果他说喜欢，我一定就不想踢他了。因为踢的人跟被踢的人同样开心，感觉就很肮脏龌龊了。

“很讨厌啊，你干吗问这个?”

他可能认为我是在讽刺他，不悦地放开我的手，停下前进的脚步。结果，我们停在离舞台很远的位置。个子不高的绢代，在我旁边一会儿挺直背脊，一会儿摇头晃脑，寻找勉强可以看到舞台的位置。天花板上爬满了黑漆漆的管子，好像随时会有螺丝钉掉下来。整个会场内笼罩在烟雾中，不管我怎么张大眼睛看，视线都模糊不清，让我很没有安全感。

灯光完全暗下来，闹哄哄的观众们都屏住呼吸，安静了下来。当观众们都盯着舞台看时，我屏气凝神地看着蜷川。舞台灯光明亮起来，白光照射在他脸上。瞬间，他仿佛看到什么非常刺眼的东西似的，痛楚地眯起了眼睛。紧接着，周遭观众发出了狂喜的欢呼声。

Oli 站上了舞台。现在，蜷川第一次见到了活生生

的 Oli。

音乐以超越想象的大音量嘶吼着，立刻淹没了整个会场的空间。周遭观众都不约而同举起双手，全身带着韵律跳动起来，四面八方都是躲也躲不开的狂乱摩擦。蜷川没有举起双手，也没有随着韵律晃动身体，跟我一样被人推挤得站都站不直，可他还是露出饥渴的表情，着迷似的看着 Oli。我听不太清楚她唱的歌词，可是，从这首歌开朗的曲调以及观众们的表现来看，就知道不是那种需要认真听的曲子。绢代已经融入情境，尽管没听过这首歌，还是随韵律舞动着。只点着头的我，就像来参观学校上课的母亲。我也尝试着模仿周遭人，举起手来，配合音乐挥动，可我挥手的样子就是跟周遭人明显不同，从手中涌出的力量也不同。大家的手，像猛烈冲向舞台的波浪般，高高低低挥舞着。尽管高高举起的两只手臂已经随着旋律前后摆动，还不时打着节拍，手还是像渴望着什么似的，在灯光中挥舞着。而蜷川的眼睛，显得比那些手更渴望 Oli。他紧紧盯着 Oli 看，仿佛自己

就要消失不见了。

音乐到第二首就结束了，换成“如何漂亮地穿出牛仔裤”讲座。这下我才看清楚了舞台上的Oli，果然是我在无印良品见到的那个人，同样有着笑起来就会柔柔下垂的眉毛。可是，现在感觉很遥远。

“这是今年春天新出来的牛仔裤，橘色的缝线部分非常可爱。扎腰带的地方，可以用丝巾来取代皮带。”

她退回舞台侧边，换上不同的牛仔裤出来，又是一阵欢呼声。她丝毫没有模特味，像个孩子般娇羞地转个圈子，展现出那条牛仔裤的优点。这个现场秀好像有广播电台的现场转播，坐在舞台旁边的男主持人，应和Oli的话说：“那条牛仔裤是限量版吧?”可是，Oli太亢奋了，没有在听他说话，用明亮高亢的声音，自己一个人说个不停。

音乐声又缓缓响起。垂挂的舞台背景幕布上，印着流行杂志的粉红色巨大标志，Oli双脚并拢坐在幕布前的黑色细钢管椅上，唱着慵懒美丽的曲子。每当走音或忘

词时，她就闭上眼睛痛苦地皱起眉头，那表情显得她是多么用心。当观众喊出“加油”时，她就露齿嫣然一笑，那个笑容与拉拉队女郎的红、蓝色鲜艳T恤很配。蜷川紧盯着Oli粗糙的表演，连一个微笑都没放过。

“感谢大家今天的光临，这是我的第一次现场演出，可是，啊——感觉好舒服。各位有没有很兴奋呢？有吧？你们的汗水味都飘到舞台上来了，呵呵！唷，仔细一看，男观众很少呢，好意外。”Oli转身面对那个主持人。

“写信支持我的粉丝，是男生比较多呢！”

可是，那个主持人还来不及回话，她又转向了观众。

“男生们，一起喊‘耶——’！”

Oli呐喊着，活力十足地跳跃起来。粗犷的欢呼声四起，男粉丝们也跟Oli一起跳跃起来。可是，蜷川没有呐喊，而且不动如山。他瞪眼直视着舞台，牙齿紧紧咬合，缩起下巴。看着Oli的是饥渴的眼神。我好想凑到他的耳朵旁，小声跟他说：Oli连看都没看你一眼。

“如果发生地震就好了。”

他呻吟般地喃喃自语，没能逃过我的耳朵。我侧耳倾听，从Oli在两首曲子间的谈话，与观众不时发出的高亢笑声的间隙传出来的声音。

“当其他观众慌慌张张冲向出入口时，我就一个人爬上舞台，拯救被头上摇晃的照明器材吓得动弹不得的Oli。”

可是，他的眼神充满了绝望，因为他知道绝对不会发生地震。在这么多人围绕的兴奋中，蜷川是孤独的。我可怜他的心情油然而生，可另一种相反的激情也以同样速度将我拉出那种情境。我想看蜷川受伤的表情，想让他变得更可怜。

这时候，有人拉住我的手，是绢代。她把嘴巴靠近我耳边，说：

“不要老看着蜷川，偶尔也看一下舞台吧?”

她用无奈，但很开朗的声音说。我看看她，她窃笑着，又说了什么。可是，四周太吵我听不见。看我摇头，她又凑到我耳边来，清清楚楚地说：

“小初，你真的很喜欢蜷川呢。”

绢代一副很感动的样子，娇羞地猛拍我的肩膀。我不禁悚然。“喜欢”这个词，与我现在对蜷川所抱持的感情之间的落差，令我悚然。

听完最后一支曲子，走出外面，天都已经黑了。刚才仿佛在同一个箱子里狂欢的人们，像从未有过交集的陌生人，洒脱地离开了表演会场。

“我对Oli这个人并不熟，可是，看得很开心。”

绢代边重绑两边短发已经松散的马尾，边哼着Oli唱过的歌曲。刚才好几首不绝于耳的歌，我一首都想不起来了。

“大家都往车站走呢，我们也跟着人潮走吧，像庙会一样很好玩。”

绢代这么说，可是，虽然大半人潮都流向了通往车站的大马路，还是有人从我面前经过，小跑步冲向表演会场后面。不只一组人马，好几个小团体叽叽喳喳地走向里面。

“那些人在干什么啊？是不是忘了东西？”

有点神情恍惚的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，只是一直盯着那些人看。

“……不对，他们不是忘了东西。我知道了，他们是去休息室门口，等 Oli 出来。”

蜷川说完，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追上那些人。我还来不及思考，身体已经不由自主地跟在他后面跑了。

“等等，小初！”

绢代叫住我，可是，我的脚停不下来。从表演会场转弯后，地面从柏油路变成没铺过的沙石路，应该是表演会场后面用来当停车场的地方，早已挤满了人。我跟蜷川踮起脚来，往那道人墙望过去，看到后面的小门还关着，Oli 好像还没出来。门两旁站着警卫，戒备森严。一辆车停在离休息室几米的地方，车窗是看不见里面的毛玻璃；粉丝的队伍一直排到那辆车旁边。粉丝队伍前面有一条绳子，还有几个负责接送的现场工作人员站在绳内。蜷川的眼睛布满血丝，直盯着表演会场紧闭的后

门。他只能用眼睛看，我也只能用眼睛看——这种光是用眼睛盯着看的行为，该称为什么呢？

我喜欢盯着 Oli 看的蜷川。

“不赶快走，会赶不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哦。”

追上来的绢代，气喘喘地说。

此时，门开了，警卫走向前一步。周遭粉丝们，纷纷准备好相机，瞬间安静下来。Oli 终于从建筑物出来了，粉丝们发出比表演秀时更疯狂的呐喊声。她跟我在无印良品见到的她不一样，散发着光彩。身穿 T 恤、牛仔裤，头发随风飘曳，大步潇洒地走过来的她，个子真的很高大。满脸的笑容，莫名地给人一种安心感，仿佛会闻到一股刚出炉面包般的香味。女粉丝们惊声尖叫，伸长了手，把花束抛给往绳子走来的 Oli。Oli 像抱着婴儿般，用两手抱着大花束，露出温柔的笑容，看着摇曳生姿的花朵。

身旁的蜷川，像突然被 Oli 拉着走似的，踉踉跄跄地往前走，走到包围 Oli 的人群前，想用双手拨开人墙。可

是，粉丝们对 Oli 着了魔，怎么拨也拨不开。结果，蜷川用力推开了挡在他前面的女孩，女孩一个摇晃，细肩带滑落下来，她拉起细肩带，破口大骂："你干吗啊？"

"蜷川，不要这样。"

绢代拉住他衣服的袖子，企图阻止他，可是，他甩掉绢代的手，以越来越粗暴的动作，推开粉丝们往前挺进。

"小初，你最好阻止他。"

我茫然地对不安的绢代点点头。

对，我得阻止他。可是，身体却不听使唤。第一次想突破自我的他，是那么遥远，远得让我驻足。

可是，Oli 不但不害怕，连惊讶的表情都没有。她还是保持笑容，瞄都没瞄蜷川一眼，可是，一定用眼角余光看到了他。她边挥手边转了个大弯，避开蜷川所在的地方，继续往前走。蜷川才踏进专为 Oli 准备的通道一步，就碰到了工作人员这道墙。他们穿着背后印有公司名称的 T 恤，像用剪刀剪开虚线部分般，把蜷川跟 Oli 彻

彻底底地隔开来。

“喂，你这样不行哦。”

当工作人员把蜷川从人群中揪出来时，Oli 已经钻入准备好的车子里，从窗户向粉丝们挥手，带着笑容离去了。

“下次来见她时，如果再那么粗暴，我们会请警卫把你撵出去。”

工作人员用冰冷的声音说。蜷川就这样被工作人员和 Oli，冷静地处理掉了。衬衫领子被绢代拉扯得凌乱敞开着，他也不管，眼睛呆滞，神情茫然。看到这样的他，我只觉得爽到不行。还希望他被骂得更惨、被修理得更不堪。

勉强赶上了回家的电车，可是，到站时已经没有公交车了。我家跟绢代家都离车站很远，不可能走路回去。

“往我家的公交车已经没了，你呢，小初?”绢代去另一个公交车站看完时刻表后，带着疲惫的神情走回来。

“我的车也走了，三十分钟前开出了最后一班。”

我环顾四周，这个公交车站位于车站正后方，周边一片漆黑，只有一盏街灯竖立在公交车站旁边，照射出勉强可以看到时刻表的浑浊灯光。没有一辆车通过。公交车站后面是一片空地，杂乱张贴着无数色情小广告的墙壁，把长得比人高的杂草阻断在墙内。堆满不要的电器、故障机车的空地，飘来阵阵从草丛散发出来的热气与粪便味。草丛旁的电线杆上，用铁丝挂着一个广告牌，上面写着斗大的红字：“小心色狼！”

“要睡在这里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，我要打电话回家，叫家人开车来接我。我爸爸应该已经回家了，所以，小初也跟我一起搭车回去吧。”

蜷川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说话，他蹲靠在墙上，好像被丢在空地上的大型垃圾。

“绢代，等一下。喂，蜷川，从这里可以走路到你家，我们两人去你家住吧？”

我看着那样的蜷川，不由得说出了这种话。他抬起被头发盖住一半的脸看着我。

“住我家?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么晚突然去打搅，对他家人不好意思吧？蜷川好像也很累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?”

绢代喃喃说着，显得很困惑。她说得没错，可是，我总觉得不该把蜷川一个人留在这样的夜晚。

“没关系，你们两个都去我家吧，走。”

蜷川站起来，开始往前走。

“那么，小初，你去他家住，我就在这里跟你们说再见吧?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……啊，可是，小初一个人去住，会吓到蜷川的爸妈吧？那么，好吧，我也去。”

我们三个人走在街灯寥寥可数的坡道上。蜷川走在前头，我们跟在他后面；他边撕着黏在鞋底下的贴纸型

色情小广告，边带着我们往他家走。

蜷川家的窗户还亮着灯，感觉上比白天阳光照进来时还亮。可能是开着窗户吧，可以听到播报棒球的声音。蜷川打开门，我们三人一起进去，昏暗的玄关一下子显得很窄了。

“对了，今天得向伯母打声招呼才行。”为了避免撞到两边的蜷川跟绢代，我缩起身子来脱鞋，边小声跟蜷川说。

“没关系，太麻烦了。只要小声穿过走廊，直接进我房间就行了。”

“喂，这样不好吧。”

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，绢代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客厅的格子门。里面有伯母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绢代向他们说明，因为没有公交车了，所以回不了家。蜷川伯父、伯母点头回应绢代的话，脸上没有任何笑容，只说了一句“要打电话回家哦”。我只从格子门角落探出头来，结果还是没好好跟他们打招呼。蜷川连往客厅看都不看一

眼，在昏暗的玄关等绢代跟他父母说完话。我跟绢代听从他父母的指示打电话回家时，蜷川走进房间，没多久，又扛着棉被出来了。

我们穿过细长的走廊，爬上一开中庭门就会赫然出现的突兀楼梯，进入蜷川的房间。我已经习惯了这个房间，绢代却惊叫着："好像独立小屋哦!"蜷川把扛来的棉被扔在榻榻米上。

"我睡我平常睡的垫被，你们两个就一起睡在那条垫被上吧。对不起，只能多铺一床，因为这个房间只铺得下两床垫被。"

我们坐在榻榻米上喘了一口气。在表演会场跟那么多人摩肩接踵，搞得我们汗水淋漓，全身又黏又臭。

"身上都是众人的汗臭味！那场现场秀几乎都是女观众，臭味竟然不输给男生，快去洗澡吧。"

绢代闻闻自己手上的味道，说：

"可以借用你的洗澡间吗？"

"没问题，刚才你在跟伯母说话时，我已经问过蜷川

了。所以，请房间主人蜷川先去洗吧。”

“我不洗了，我已经不行了，现在去洗会睡着。”

“你打算一身汗钻进棉被里？”

绢代瞪大了眼睛。

“要不然，我去阳台睡。对不起，晚安了。”

蜷川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走到房间外的一个榻榻米大的狭窄阳台，关上了阳台落地窗。

“怎么办？我把房间主人赶出去了。”

“不要管他，他现在很烦。”

“也难怪啦，做出了那种事当然烦。”大概是想起了在休息室外发生的事，绢代叹了一口气。

最后，绢代先去泡澡，接着换我进去淋浴。好不容易把身体冲洗干净了，却还是得穿上汗湿的内衣，但感觉清爽多了。我们边用浴巾擦拭头发，边走回二楼的房间。

我跟绢代一起铺被子，刚洗好的身体还热乎乎的。被子里夹着一条浆得很平整的客用床单，我们也把它摊

开来铺上。我想蜷川应该还是会进来睡，犹豫了一下，便跟绢代一起把他的被子从橱柜拿出来铺好。他说得没错，这个房间只够铺两床被子，榻榻米完全被被子淹没了，房间瞬间变成白色世界。我像溜冰般滑入干净洁亮的白色床单上躺着。布料像裹初生婴儿的毛巾被，有令人怀念的气息，把头埋在里面的感觉好舒服。坐在我脚边的绢代，卸妆后，恢复了初中时的小眼睛。

“肚子好饿——啊，对了，小初，我们没吃晚餐呢。”

“对哦，打开冰箱看看吧，说不定有什么吃的。”

打开迷你冰箱的小门，里面有茶、塑料瓶装 MITSUYA 牌苏打汽水、新款酸奶。跟以前一样，碗盘还是放在冰箱里。我拿出酸奶、两个玻璃盘子、两根小汤匙，绢代立刻倒满一盘子的酸奶，开始吃起来。我不是很喜欢酸奶，因为太酸了。我把附在酸奶盖子上的砂糖，撒在盘子里，用手指蘸着吃。房间里只有绢代舀酸奶的汤匙撞击盘子的声音。很久没有两人在一起了，我不知道跟绢代说什么才好。

“蜷川把落地窗关起来了，房间好闷热。”

绢代站起来拿遥控器，把冷气机设定在最低温打开后，又坐下来。发霉柴鱼味的冷气，向床铺吹过来。

“啊，那些是娃娃？好可怕。”

绢代又慌慌张张地站起来，把摆在橱柜上的几个木娃娃，以及装在玻璃箱中的日本娃娃，一个个转向背面。

“你干吗这么做？”

“你不想在晚上醒来时跟她们四目交接吧？”

“背对着我们的木娃娃跟日本娃娃，好像随时会回过头来，这样才更可怕呢。”

绢代把所有娃娃都转向背面后，又走向书桌，抓起没什么特别的文具。我想绢代可能也有点紧张吧。好不容易在我身边躺下，她又爬向书桌了。

“那是什么箱子，好大哦。”

“啊，不准碰这箱子。”

我倏地爬到粉丝箱前面，摆出保护箱子的姿态后，像泄了气般瘫坐下来。

“咦，为什么?”

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对这箱子有特别的感情。

“别问了，别问了，我们睡觉吧。”我伸长手臂拉电灯的绳子，房间整个暗了下来。我爬回绢代旁边，躺下来睡觉。黑暗中，只听见冷气机送出来的声音。

“你的情敌是偶像明星，对吧?”

“你又胡说八道了。”

“蜷川冲向 Oli 时，你看起来很难过呢，小初。”

“我才没有呢。”

“你有。”绢代固执己见。

或许，我的表情在不知不觉中，反映出了我不曾察觉的心情吧。

我突然想到，在阳台上的蜷川，现在正在想什么呢?他的铺被空荡荡的，跟绢代两人挤在同一床铺被上的我，总觉得那个空间好大。

“看到蜷川被骂，我也替他难过，可是，可以这样住

他家，大家一起聊天，我还是很开心。啊，好想赶快告诉大家今天的事。”

绢代的话在黑暗中飘浮，一个念头闪过脑际——大家？原来，我们现在这么靠近交谈，对绢代而言，她的世界却还是她那个小团体的大家，而不是我跟蜷川。经过漫长的暑假，我跟绢代之间会拉开更大的距离吧？暑假结束后，就是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第二学期了。两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最痛苦，在喧嚷的教室中，肺部只能吸入一半的空气，有种从肩膀开始僵硬的压迫感。当班上同学聒噪地说个不停时，我总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翻阅下一堂课的课本，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可以清楚想象，自己在这世界上最长的十分钟休息时间，坐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，毫无表情地一点一点死去的样子。

为了撇开那种不吉利的想象，我开始跟绢代聊起班上同学的事。我既没有朋友，也没有情报网，却非常清楚班上的人际关系，让绢代惊讶不已。可是，我们两人

都很困了，所以说得有一搭没一搭。不久后，绢代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且断断续续，最后变成和缓深沉的鼾声。放在书桌上的、文字盘与指针涂着亮光漆的闹钟，指针指着近三点半。我很想睡，可是睡不着。蜷川还是没有从阳台回来，大概睡着了吧？我很想去看看他，可是，想到他应该是为了独处才去了阳台，又不想打搅他。

冷气开得太强了，露出毛巾被外的脚好冷。我小心不吵醒正在深呼吸的绢代，趴在地上摸索冷气机的遥控器。在榻榻米上不断触摸，终于摸到铺被底下有硬硬的遥控器。我把遥控器高举过头，哔的一声按下 OFF 键，送出冷风的低沉运转声停了下来。房间突然变得好安静，只听见绢代的鼾声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站起身来，走进窗帘内侧，打开阳台落地窗。脸霎时被闷热的空气包住，远处传来虫子微弱的叫声。我拨开挂在眼前的牛仔裤与毛巾，赤脚踏进阳台。那里已经不是黑夜，完全陷入了黎明的暗蓝灰色中。

蜷川不见了。不，他在。他背对着我，像逃避什么似的把身体缩成一团，无力地瘫在阳台的一角。

“你没事吧?”我摇摇他，他低声回应我说：“我没睡。”

“还是进房里去吧，阳台太热了。”

真的，为什么这么热呢？我已经汗流浃背了。我环顾四周，立刻找到了原因。

“啊，冷气!”

冷气已经关了，可是，庞大的室外机风扇，还骨碌骨碌旋转着。从晚上到现在，蜷川一直承受着风扇吹出来的强烈热风。

“冷气已经关了吧？既然这样，我就在这里待到早上啰，我懒得动了。”

蜷川动作迟缓地从阳台角落移到阳台与房间交接处，坐了下来。我也把吊挂着的衣服尽量推到晒衣竿尽头，在他旁边坐下来，默默眺望着外面。

外面的黑暗逐渐稀薄，粒子粗大的景色缓缓扩散开

来。原本在黑暗中只看得见形状的房子细部——窗户、安装在屋顶上的天线等的轮廓，渐渐清晰起来。蓝色的屋顶砖瓦、蓝色的晒衣竿，那些蓝看起来比一般的蓝还老旧。蜷川打了个喷嚏。他薄薄的眼睑、薄薄的嘴唇，还有眼睛跟鼻子，都仿佛是在皮肤上用利刃一刀刀划出来的。他像只漠然盯着某处看的猫，面无表情。

虽然看着同样的景色，但是，我跟他想的事情一定不一样。我们一起待在天空、空气都被染成了美丽蓝色的地方，却完全不了解对方。

穿着睡衣的老先生，经过房子下面的马路，把垃圾袋放在电线杆下就走了。早晨开始了——一个不算彻底睡眠不足却无精打采的早晨。天空渐渐泛白，气温也逐渐升高，从这样的早晨，可以想象中午会有多么闷热。刺眼的朝阳，让我觉得倦怠。

“谢谢你跟我去听演唱会。”

“没什么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“在理科教室时，我听到你说‘我见过这个模特’

时，就觉得‘我被算计了’！”

“被算计了？被什么算计了？”

“被某种很大的东西……被某种庞大的计划算计了。”

蜷川做出一个我不是很明白的动作——用双手划了个大圈圈。在阳台微脏的墙壁与白色天空的背景下，蜷川被风吹动的蓬乱头发，鲜明地黑到了发尾。

“……那是遭到电击，全身毛孔都打开来的感觉。

“……啊，啊，我在表演会场的休息室外面，完全失控，还挨了一顿骂，简直就像个变态。”

他自言自语般喃喃说着，露出神色黯淡的微笑。

“我觉得接近 Oli 时，反而是她离我最远的时候。比收集她的片断，放入箱子那段时间还要遥远。”

我等着听他说下去，可是，他没再说什么，背向我躺了下来，好似在告诉我“睡觉吧”。

将石头丢入河川浅滩时，河底的沙子会浮上来，使河水变污浊。那感觉就像那样从心底浮上来，污浊了我的心——我想踹他、弄痛他。那种感觉，比所谓的爱还

要强烈。我悄悄伸出我的脚，把脚尖贴在他背上，然后用力一推，脚拇指的骨头发出轻微的“啪叽”声。

“好痛，背部好像撞到什么硬硬的东西。”

我缓缓弓起了脚背。

“可能撞到了阳台的窗框吧？”

蜷川转过身来，难以置信地用手指摸着自己背后蒙上薄薄灰尘的细黑窗框，然后，又看了一眼我放在窗框上的脚。他在看，看我从大拇指到小拇指逐渐变短的脚趾头上的小小趾甲。我假装没看见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撇过头去，吐出来的气却是颤抖的。



孤寂发出鸣叫声，犹如高亢清澈的铃声，刺痛了耳膜，让我的心纠结起来。于是，我用手指将讲义撕成长条状，撕得又细又长，用纸张刺耳的撕裂声，来掩盖孤独的声音，不让周遭听到这样的鸣叫声，却也更彰显了我的疲惫郁闷。

我讨厌当剩余的人，但更讨厌小团体，因为从成立的瞬间开始，就得不断做表面功夫来维系关系，太没有意义了。初中时，每当我们说到无话可说，视线便开始游移，为了紧紧抓住无聊话题，我们想尽办法炒热气氛，发出夸张的爆笑声，我觉得两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时间漫无止境。可能是因为我也参与其中，所以一眼就能看穿勉强挤出笑容的人。

上架建议：畅销小说




ISBN 978-7-5327-5524-0

定价：20.00元

易文网：www.ewen.cc

上海译文出版社：www.yiwen.com.cn